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王左司徒家傳

戶部左侍郎王公名之垣字爾式山東新城人也王父某潁川教授父重光叅議贈太僕少卿皆用公貴贈如其官母劉太淑人太僕公爲水部郎理呂梁洪公扶持行時潁川公尚無恙每讀公文輒下泣王母盧淑人怪之曰是兒當大吾門惜吾不及見耳太僕公爲貴州叅議公舉鄉試第七人正燕時慘然不樂則太僕公勤事客死矣偕伯兄走闕下請卹典太宗伯語公分宜子竊

國柄非以五百金賄不可公語伯兄賄而得卹祇貽親辱耳遽歸三年成進士除荊州司理劉淑人就養母訓之曰刑一成而不可變惟恕可以無冤故公訊讞多平反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諸郡願質成者屬路遼庶人暴甚撲殺郡吏御史檄公按問公逮邸中助惡者十四人庶人登樓大呼王推官何乃侵親王公斂衽而對此輩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犯天子三尺使王冒不韙名望往世之前而視來事之後恐王之植社槁而墜裂矣治之所以全王也庶人語塞將陰報怨公乃輦其母之猶子所以避之未幾庶人敗矣二年荆

人訟閒田者息爭契券者媿貪利偷生者悶以治行高第徵拜刑科給事中

莊皇帝新卽位陳安民固本四事會虜犯石州詔集廷議公疏重責實以圖後效言甚切至著爲令奉使鄭藩餽遺一無所受擢禮科都給事中數言朝政忤旨奪俸兩月誠意伯劉世延才小而輕冒虛聲獨言其不可用執政解之不得世延後卒如公料也尋乞歸省母久之除刑科進聖功圖基命錄悉付史館新鄭相秉銓有兩給事是其門人一論華亭相坐戍將復之以屬公公曰吾從衆一佯狂入掖垣哭且笑公第言某有迷罔疾惟

上橫貸識者謂為得體新鄭脩隙華亭私人食閭禍且不測公持之堅御史大夫葛端肅公數言于朝王都諫邦之司直也以資擢太僕少卿無何移鴻臚卿鴻臚卿率用貲郎簞簞不飭禮文廢缺公正色率下曹務秩然上日視朝聽政鴻臚卿依陛楯立進退無得失尺寸始當事者病公強項欲難公見公寅清夙夜媿曰翻成豎子之名已擢大理左右少卿當開府而兩僚有佻長干次者力讓之乃擢南太僕卿已移北于馬政多所釐革匡救已擢順天府尹抑豪強并兼姦民影賴租庸中貴人匿間架稅及止采珠使畿輔困民為蘇至脩欽天監

候氣室繕學宮不惜千金費也已擢副都御史撫楚楚舊遊地民之情偽盡知之矣盜入景恭王故邸遺火焚其宮主者懼以盜坐律誣郡丞倅與其邑人飲故有旨捕妖人曾光急監司執塗人榜掠而誣服之公皆明其不然孝廉粹邑令辱諸市編管遼左或惜其文學丐寬之不許其持正特立類此是時天下通行履畝則壤而楚最善民于今便之脩

獻帝陵園例有慶賚口不言功三年擢戶部右侍郎已遷左而劉淑人春秋高矣復請歸省

上許之為六月期故事六卿佐請告無虛席者自公始

往

而公再上書臣所謂報劉之日短也方寸亂不能事

陛下

上報可日居子舍奉母母初舉公而公善疴無完膚母以故絮裹而懷之絮著疴輒啼又患疹在死法中寘諸地覺有微聲復收保如故太僕居約并日而食遣公從外家丐戎菽或麥雜糠覈啗之公居恒舉此詔子孫滄狼戾不可止故于母備極色養九十餘歲而後卒貴州人特祠太僕公公卽家爲特祠勒

肅宗旨忠勤二字顏之以淑人配歲時伏臘率族脩事讀法講禮而懲其不恪者潁川公行糜粥於路食餓人

嘗坐槐樹下槐大十圍矣爲檻護之此王氏故事一可敵三無忘先德卒之日侍者私泣公顧譬之始乎叔季終乎伯孟吾于世足矣墻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夫何憾焉生平布衣蔬食羊裘解札器不鏤木不斷曳杖徒步晚以末疾坐小兜子之野入里門必下少年惡子詢而蹋公第閉門謝之諸子孫受業家塾僅足蔽風雨寒則取秉扞蕤磚令熱置敝衾臥鷄初鳴卽起出必告僮指計歸期無敢小逾時取成之迹危坐而說之曰周鼎著倖使銜其指明巧之不可爲也無禍爲福不喪爲利小子念之子孫舉南宮者十有一

往
人舉于鄉者十有四人諸生若貢太學數十人山東族
無兩大其家法暑不蓋冬不爐衣無隅差之制冠無羸
觚之理望而知其爲王氏子弟馴雅孝謹有洙泗間遺
風焉伯子仕爲令若府訓勅之官而墨視盜當加等其
以叅政守宣府口北趣之行此兒王父宣力地也旣撫
蜀兼督貴州便歸寧公復趣之行此兒王父殉節地也
老臣藉手以報國恩無作兒女戀別兵莫憐於志而莫
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尚慎旃哉所著瑯
琊游記攝生炳燭百警諸編非衰世湊學語也伯子名
象乾官位名實與公等埒其北御史車二夷西南處置

永寧繩其祖武矣舊史氏曰余舉楚之年公實分校所
收皆知名士其政事則楚人能言之友人程仲權客公
家久言公辭官隱處爲鄉邑下無尺牘入公府邑化之
二十年間強不掩弱衆不暴寡田不侵畔漁不爭隈市
不豫賈無抽箕踰備之姦歲賢昔日愈昨上下調而無
尤民命保而不夭有司如零星之尸儼然玄默而吉祥
受福夫家難而天下易是乃公所以千萬人而無數者
也王氏之盛冠于齊魯所灌輸大矣所斟酌衆矣

詹左司馬家傳

左司馬詹公名榮字仁甫永平山海衛人也其先福建

龍溪實宋良臣先生裔洪武初曾太父旺徙山海旺生
 王玉生通通行年六十無子有善相人者告之若多陰
 德徵於面目宜生子且當大貴已而公生姿儀環秀神
 情爽拔好學多關覽所誦久而不忘十二遂為諸生弱
 冠成進士授戶部郎權河西關有鈔數百萬直數千金
 籍以上聞人稱其介公家故臨邊習邊事居常籌度戰
 守機宜叩之如響先是兵部郎王冕守山海關禮公為
 子師遼海妖賊沈淮詐為商闖入關執冕欲殺其母冕
 罵賊死人度公不免迹之則其日先與冕子之角山精
 舍矣至是淮遺種猶衡行畿輔間公申儆以待賊虞有

機陷遽去已遷郎中督大同餉初大同帥議城五堡卒
 譁而叛帥死之事雖平其黨故在也會虜將渡河帥李
 瑾議於天城左浚壕四十里以遏虜騎制府劉源清許
 之期以三日瑾煩僭卒重足一迹憤殺瑾源清聞變與
 帥卻永率兵至陽和榜示諸路口曰五堡之變未重懲蓄
 亂宿禍乃有今日農夫去草芟夷蘊崇之無使能殖可
 矣叅將趙綱以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所捕誅名不盡
 實五堡圍視起召號諸士伍出叅將黃鎮指揮馬昇楊
 麟于獄以為主開門迎戰殺一裨將而潛出塞以其裝
 齎哨虜入寇守臣上變告京師戒嚴議徵兵四面討之

是時民家有闔門無噍類者飲泣巷哭代王宥豫奪常
亡邸宣府諸宗家懼悸避宅繼路而獨憚公秋毫無犯
公父病卒家人莫知所爲積草將自焚公怒如吾父何
泣而治棺斂竟知馬昇楊麟士心素附然爲衆迫脅計
出無俚耳便宜以千金募死士誘叛者而與都指揮紀
振游擊戴廉鎮撫王寧召昇等帳中屏語激以大義譬
曉禍福皆戰栗不敢蹉跌軟血矢討賊自效公遣家僮
詹剛與王寧夜縋而出陽持士庶爲黃鎮等乞原狀而
陰告撫臣樊繼祖繼祖檄公以三千金付昇行間夜過
半昇麟披挾黃鎮九人于闔門而斬之復捕斬三十六

人則源清罷任以張瓚代傳首詣瓚營翼日瓚與繼祖
按臣蘇佑稜威盛容自南門入詣公門送敬子在吾憂
而不手城中人歡呼震地虜亦止不來捷聞

上擢公光祿少卿詹剛授世襲冠帶總旗而公徒跣奉
父喪歸將士德公賻奠繼屬一無所受服除起尚寶少
卿轉南太常少卿尋拜僉都御史撫甘肅甘肅數遭虜
士選奕縮胸虜至上官百戶馬能白帥楊信憤耗不知
所爲驅魯迷諸國貢夷九十人掌距之九人死焉夷譙
讓信欲與虜連公疏言信爲大將不身當虜而借兵于
夷卽勝不足示虜強而示夷弱夷以敗而絕我附虜是

增一虜也

上奪信兵逮馬能正罪而令公給樁積護死者歸國士苦寒衣不時給公以庫餘布制衣而以應徵布次第償之士爲用命討番夷之內訌者所至克捷屬大同撫臣趙錦與帥積不相能御史王三聘言于

上上以公與錦相調大同人躄足抗首是蒙死而存我者也歲饑牢直不畢廩賜斷絕請太僕寺馬價二千太倉銀二十萬補餉士得宿飽虜寇左衛公偕帥周尚文禦之戰黑山旌旃所攜及并力焱發馳至京城斬五十人馬駝器械數千

上晉公右副都御史再禦虜中路鐵裹關鶻峪兵部上諸邊禦虜狀再賜金幣公有特加大同以東宣府以西地踔遠築墻二百里隨地形裁剖繕城廓起塢候作樓櫓置郵亭皆堊墍之舉烽馳羽頃時而達論功晉祿一級而代宗充灼七人者僨狡鋒俠與張文博張淮爲盜囊橐公劾奏奪其稍食鞅鞅舐望結妖人次仲太羅廷璽謀廷璽故挾白蓮術瞽說欺天轉相惑衆令充灼擇善虜語者通小王子入寇自爲內應則奉小王子爲代王而充灼取太原平陽爲晉王張文博爲表章旗幟約期舉兵反城而先火四門草廩使不得樵蘇草廩火

公謂偶然已報狎至分曹躡尋反跡見而尚文獲充灼
所使引虜者吐充灼逆謀辭驗公白代王錮充灼等分
捕叛者無一得脫虜知已敗引還奏入檻車徵灼等簿
責懸而扼吭焚其尸磔文博等于市收孥相坐
上前有勅褒公守邊功俟勘明議陞又有旨俟禽叛事
情併議至是晉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公因言代宗缺
祿請以山西藩司所貯及河東鹽課各二萬金補之復
請因四隕山修丫角弘賜諸堡亭障累百復疏屯田之
利累千言請以市馬金易牛給佃者處業振贍之通使
區種增耕

上報可虜偵我兵食足無瑕可乘屢乞貢而陝方有復
河套之議貢不得行三年考績封祖父任子如令甲督
府翁萬達陳諸鎮邊虜不入功官簿無出公右晉左侍
郎召還理部事萬達亦入爲大司馬尋憂去公攝篆以
懷來功食一品俸畫防秋十事詰京操飭兩關三鎮遼
左四鎮兵廣將才明賞罰裕芻粟先機伐謀皆軌事之
大者也至今莫出其範圍

上倚重公方見柄用亡何疾請賜骸骨歸歸未踰年卒
年才五十有二公少讀書角山夜行有執燭導者喚侍
郎侍郎陳教授夢金甲神告之明當有侍郎都督至晨

起公與武生張世忠投謁其後世忠以叅將贈都督在河西齋壁崩墜伏几下得無死與不中張淮禍天實相之矣任子于遠不逮仕殤孫廷今爲比部郎舊史氏曰肅皇帝垂意邊事不惜重賞嚴誅鼓舞邊臣獨於詹公若有靳邊臣非大功不特勅公受特勅而賜止金幣何也勅曰議陞旨曰議陞第以副都御史晉兵部右侍郎秩相等耳故事侍郎以事出使改副都御史行不得言陞也叛卒逆宗處置稍失宜代非國家有矣

上亦曰消弭隱伏功出非常而陞第就常格何也邊臣三歲進爵二等或內僚通理或畿南諸郡不被邊得並叙卽被邊不必有戰功公有戰功僅一任子何也隆慶初楊襄毅秉銓撫甘肅在公後錄叙邊臣廢罪者甚衆不及公何也公爲郎不任兵且當居憂執事不諉上臨危吐決知勇邁人爲國扞蔽財予一五品卿前此見殺於叛卒者或得卹錄而公缺如何也且也詹剛世官而發縱指示者顧次之何也質之近事叛卒孰如武林叛宗孰如江夏挑取功譽者不乏以此益思詹公其故難言之矣

鄭少司馬家傳

鄭公名汝璧字邦章其先淮安人也宋紹興間進士桂

往
今縉雲民德之因留家焉十二傳爲邵武丞鑾鑾生因
因生文文生重文重皆贈如公官公少聰悟九歲明經
善屬文十三爲郡諸生尋升米廩郡守督學使試冠諸
生隆慶丁卯舉于鄉戊辰登進士除刑部江西司主事
歷雲南司郎中精心法比獄大小奏成其手老吏莫贊
一言大司寇石首王公每有重獄必屬公始定黔國公
沐朝弼驕恣虐其部民殺

上所賜閹人命緹騎逮至京下兵部會法司議辟公言
朝弼在八議列所犯多赦前萬里械世守重臣駭疑觀
聽卽周內不可貸虧損國恩列罪狀而入詔赦令可原

惟故殺閹人律合死請上裁不正言斬也御史大夫葛
公曰夏貴溪非一品議貴耶而正言斬今何不然公曰
凡應議人止稱合死不正言斬

祖宗名律如是

世宗怒夏甚詰法曹法曹恐不敢用律而阿邑以斬請
今上幸以法付法曹柰何舍正法而任意司寇從之

上念沐氏先王功貸朝弼死安置南京官卒覆漕舟失
米例繫京師獄征其餉爲償長繫累至五百餘人公言
失米非盜米罪不至死而瘦死獄米逋如故是兩傷也
釋之畀新運官領付主者五百人生還米亦無逋指揮

往

花卿歸生子因名其子爲鄭焉錦衣校尉稱駕下刺姦盜西司房鎮撫理詔獄盜發白金吾註捕字卽捕詣理刑撓治備慘毒多誣服送刑部校尉入署目攝諸郎獄少反者理刑千戶馮昕索富人十輩家財不得誣以盜當上刑公察其冤檄諸校尉及兵馬司番役對狀昕大恚謂郎與錢通縱賊攝校尉校尉奉勅緝盜詎郎所得攝耶大金吾語司寇意不平司寇鞫之贓出捕者家番役吐實促公具疏金吾亦謝過昕實罔我後以惡盈貫誅矣諸郎斷獄時毋得容諸校入署門自公始也其脫常州官民貢布爲中人掠立擬戍辨李英非殺王堂劉

龍非與王鴻侵內帑金事或二十餘年牽率斃數命一朝更生轉相告語鄭郎名動京師出入人指目之矣調儀制司司宗藩事最夥吏胥善爲奸賄以千百計

示嘗嘆禮部好一王府科者也凡宗人生三日王以聞下宗人府籍之五年請名儀司簡稽府籍有無相冒貧宗大困公請宗伯置籍每藩一冊每宗五格一始生二請名三請封四請婚五卒禮科抄王疏出宗人府者過儀司入冊主事一人主之一覽瞭然宗人府無以難諸宗而駙馬都尉爭之曰是欲廢宗正舊制閣臣直部議著爲令諸宗奏先後無序抄愈繁事愈壅請每季各

藩合請名爲一疏請婚請封如之先後有序合者題不合者寢未明者再覈書于牌示賚奏人有漏則直言其故吏胥無所高下手又作同姓諸王表列親郡王世裔而積歲宗人名封以駁正遲誤者行巡按御史覈無他卽予封諸宗省費無算得爵祿者十九至爲生祠祠公上在東宮已冠又四年蓄髮中人侈其事丐恩澤諭閣臣趣禮部具儀公考

英廟蓄髮祭奉先殿翰林撰告文無他儀也中人失望持部疏不下閣臣三請乃允暹羅國雄海中恥與東蠻牛國婚東蠻牛怒結諸國兵圍之三年破其城王自經

死虜世子及賜印去攝國者遣譯揭元禮具金葉表文方物入貢因請曰暹羅統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上受之令予印公計印文不悉若何閣臣言暹羅國王耳公對曰初封不必王且篆文小異亦不足取信諸國其國公移舊印固在留一使京師以一使歸取印文至則都統制使印也衆大服非郎且僭賞爲外夷笑元禮故江西人爲人轉鬻暹羅王以其黠用爲通事幸之白願居廣東夷使強之返公曉之曰令敗若主事則不可留今得印無負主矣華人還華固其所也有議城鳳陽府城者曰不爲陵園地乎事遂寢其他論廟制不宜躋

往

睿宗于

武宗上當專祀世廟功臣配享位次靖難舊遜開國郭武定勛以寵進其祖英而誠意伯反爲之下且諸帝有桃諸臣亦當遞殺王新建已贈侯劉誠意仍伯非禮也當事者不能盡用久之調吏部驗封司楊太宰有功臣底簿余語公宜輯之公諾而有胡龍謬稱越國公大海裔應襲東川侯公按簿詰之東川侯乃胡海子降襲也胡大海歿贈越國公兩人名有單複安得爲一人人泣曰家故饒爲某所誤可以同姓夤緣前後費不貲室如洗公嘆曰惡害已而去其籍籍可但已乎移五

府取功臣誥券宗支作功臣封爵考已移考功黜墨吏有與援者數十百人雖政府客不免江陵欲黜某郡守公不可而以盜事削其官若相報云故事考功分校禮闈江陵子應試公辭用他司郎已移文選首擢故給事中趙參魯以推官爲福建提學僉事次第拔名士淹抑者中人請託一切謝絕夷陵王篆舊吏部郎多所干冒公不許江陵知公才篆讒不行旣以例擢太常少卿而江陵奔父喪篆嗾其黨噬公不勝不止遂出爲閩參議行縣清流有流米數百石莫知所自來召積胥鄒躍龍好語之汝罪當遣貫汝第爲我言所以曰某里隱糧若

往
干可相抵也。榜出衆稱快。寧化令課殿當左官。公集民
庭下。素無逋賦者。立于東。貧不能共者。立于西。非貧者
逋者。召東西人內之。皆跽不內。公笑曰。若安之乎。此沿
習非一朝姑。與爾一月。期至而逋。有三尺耳。衆爭輸
如額。海澄舊爲月港。夷與華人市。有囂競。始置邑。彈壓
之。守羅青霄請開海市。禁惟不得通日本富家及少年。
羣不逞。贏得過當。歲徵稅數萬金爲兵餉。後乃日益。稅
公竊慮之。此不利于亡命。恐釀他患。稅得無益。尋擢廣
東副使。以道遠。不得奉親。養辭歸。屏居十餘年。母卒。邊
候告急。中朝薦公可。急使召兵備。井陘未上。改赤城赤

城。孤懸塞外。略去苛禮。與諸將戎衣講武。行邊數百里。
舍輿乘馬。夷劫戍守者。立斬其首。酋怨不爲逆。何死。公
數之曰。此盜也。非逆也。逆則安容。女盜則中國人。皆殺。
何有于夷。夷頓顙受命。虜入寇。提梟騎距之。頗有斬獲。
賜金綺。已遷河南。叅政遷陝西。按察使備兵榆林。不數
月。拔識將材。行伍間。選鋒蓄銳。兩禦犯塞。虜有功。遷山
東右布政。未上。遷僉都御史。撫山東。歲大饑。亟疏請賑。
上與

母后出帑金萬餘。公捐月俸。與庫庾羨。佐之。屬有司賦
粟爲粥。區畫曲盡。自仲冬暨季春。精神夢寐。惟是爲孜。

攷而時出不意廉虛實勤惰窮里僻壤廩廩如公在上奉要束唯謹所活人六百三十萬而吉州魏邦濟嘯聚流移爲亂使帳下兒密禽而杖殺之尸以狗先是有人突入安丘焉中丞家云借樹皮曰家少樹曰以人皮代朝夕嚴警卒無耗曰聞渠魁死餘黨鳥獸散矣以榆林禦虜功兩賜金倭寇金山公主戰守破封貢邪說練南兵六千人墾島田儲粟數萬石爲防海計甚周司徒言河南與山東荒同山東有鄭某遂若無荒然而媚嫉中以飛語調公南京解任歸父卒服除可六年中外復推轂公不宜置散地起南太常少卿攝南雍以禮法表帥

士習釐正文體每過太史焦公鋹談混混有雅致踰年復故官撫延綏延綏塞千二百里黃台吉鐵雷火落赤諸酋互市寧夏而帳落在延綏界西則卜失兔屯河套東則莊禿賴偏頭關則剪牙氣愚弄諸虜爲患公夙諳其情形制禦中款酋炒忽兒犯孤山擊之殪其愛子火落赤犯寧塞擊之生縛百餘人已復犯懷遠擊之前後首虜二百七十有奇虜懾受款市市賞有差不過予而虜王西行迎佛勅諸虜無從王諸虜奔告公勢那得無從但不以王故牧馬公境請質妻子其威靈震疊如此屢賜金綺三年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督宣大山

西踰歲方代狡酋五路有異謀觸熱受事其明日忽痰
作然猶治軍書日昃不休召宿將麻貴董一元備緩急
虜聞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疾轉棘三疏辭
報可并陳安邊策除患無至易於救患詔嘉納之還至
齊荆門驛卒于舟中後數年大司馬以御史閱功疏聞
任子錦衣百戶世襲已因大閱疏復詔從優恤贈公逮
事王父雙峰公得其歡卒時詔公小子力學吾待若瞑
公以是勵精不倦雙峰公葬崑嶺之陽因自署曰崑巖
而名其堂曰雙峰草堂以識不忘父石舟公闊達好施
必先意承之其與母之卒也公皆里居養生送死無憾

天若成其孝德焉愛三弟與支屬父兄子弟及母黨幼
有長老有終沒有歸矣居常見客與理家事事各有人
人各有期家範肅然如公府上官罕見其面至邑大利
病若鹽戶防運夫役者極言無諱也所嚴事同里叅政
李公鍵少司寇銖兄弟鼎湖芝峽間杖履琴尊相隨望
之真仙都中人其學宗王文成而以寡欲實踐爲本日
恒靜坐二時餘則手一編吾伊如諸生不喜事不厭事
卽造次不動聲色或坐終日不欠伸直躬而行目視無
回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在稠人中
如不能言而叩之響應其機沈其力定其識蚤其決斷

其量宏其貌清其神王卒之日歎未報國言不及他自
爲郎與同舍約讀經或史間日來會辨析疑義爲太常
與葉相國讀司馬通鑑如之若通典通考太學衍義古
今經濟大書手錄要領數十帙所著帝后紀略五經旁
訓臣謚類鈔大明律解與前諸王表功臣考奏議由庚
堂集若干卷蓋窺聖學闡奧有裨世用者也王文肅錫
爵孫清簡龔耿恭簡定向萬文恭士和陳恭介有年宋
莊敏纁陸莊簡光祖鄧文潔以讚一代名臣崇獎公甚
至朋友則張學士位孫司馬鑛耿少司馬定力劉少司
寇應麒徐方伯成位王奉常世懋最善比丘則大朗有

支許之契焉舊史氏曰余所見當時理學諸臣浮僞者
不足論竊語錄緒談而寡獨造抑斤斤自守施于政達
時宜諳兵機者幾何人哉鄭公學術操脩高明醇正苟
綜二氏得其要旨不標門戶爲禮曹吏曹曹掾多越人
舞知舞文不可方物獨嚴憚公每聞喚聲蹴踏流汗思
置對侷無譙訶爲幸給事中按邊者言今邊臣明目張
膽敢言戰守者鄭觀察一人而已當官所至該科條後
人莫能損益卽其撰著斐然升作者之堂可謂通儒矣

張廷尉家傳

張廷尉者山東萊陽桃花里人也其先家樂安勝國時

往

祖海山始徙居焉數傳爲雄雄以義民奉詔褒勞其孫
曰相相仲子錕娶于蓋是爲廷尉父母以廷尉貴仲子
贈陝西副使蓋恭人恭人之娠也副使公夢大魚躍梁
上已而廷尉生名之夢鯉字之汝化而號之龍池幼奇
儁無他好好書日誦千言應對機鋒駭發稍長習公車
業之卽墨受詩某師夢神言詰朝有顯者來母媪已而
公負笈造門心異之試其文文大佳某師避席謝曰吾
不如也三年學成以第一人爲邑諸生年財十有六耳
兩邑人爭師友之邑令吳公以名進士宰東萊延見鄉
大夫問諸生孰優具以公對旣都試諸生得公文擊節
嘆賞啓之則公也令踊躍自喜能知人尋學使者錄高
等予廩食已舉乙卯鄉試第十有八人明年成進士所
射策有外藩繼統語主司懼失

世宗意差次之二甲尋以蓋恭人喪歸三年除戶部主
事監太倉慎恣筭鑰無秋毫奸闌出入者大司農謂公
年少而精覈簡之權濳墅以副使公喪歸久之除兵部
武庫遷職方員外郎車駕郎中肄將家子隸武學者騎
射韜鈴各因其材而務適於用往往由武科起家以名
將稱而嚴杜諸債帥薦賄自公退食門可羅雀也太宰
楊襄毅公故爲大司馬悉公廉遂以知開封開封領州

縣三十餘雞鳴起治文書謁諸臺使日盱而聽政兩造
盈庭片言得其要領手具獄諸白事者立雉門外版答
尋出不問館人而事訖矣廳事閒如也邑令以贖緩進
斥去之使市穀備歲凶歲時亦不得有絲縷饋藏吏以
奇羨進杖遣之使籍而佐常賦常賦自府而達藩司者
第爲易其牒以報不復入府藏入府藏者堂下置權衡
藏吏無所高下其手里甲郵傳汰其浮濫溢尤水旱蠲
租發廩民無轉徙郡道里四達椎埋御人之盜易嘯聚
亦易逋逃自公爲政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矣周卹宗人
萬數扞有司文罔月無虛日公謁見有期餉遺有禁廩

廩相戒毋犯張公而新鄭以首揆攝冢宰威權震主戚
黨知交怙勢力折守相嘗城新鄭城百司致餼恐後公
第尋常遇之至計吏不快於扶溝令將鐫職公廷爭之
強新鄭無以難也遷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靖邊靖邊
居延寧兩鎮間與虜庭若比屋新置治兵使者其中威
儀不具而虜言囊黃台吉諸部落忸互市驕將渝盟公
首勅諸將無浚卒而治吏侵廩者死芻粟以時給人樂
爲用復以計操縱虜酋酋入關見軍帥強禦卒乘競勸
色動市如約而止無譁間則走險集繕亭障所築塞垣
百二十里朝議重脩守功等於首虜大司馬王公遴行

邊列功狀上之賜金綺而歲市賞不與焉靖邊距延安郡遠士鮮師承公爲豐旣廩儲經史督課之而語督學使者廣弟子籍四方學徒聞之響應景附矣

今上卽位覃恩邊臣副使公與蓋恭人所由贈也已擢山西叅政職督餉通計所部徭賦之數田產與賦合丁口與徭合衰其上下籍其出入而以次輸有司有司以緩急輸藩省故時布常無藝徵斂無度長徭賦者悉倚富民而富民困小民倚里魁市猾而小民困公下令小民自入官如開封時法官主辦罷富民與小民歸農所節約不啻數萬金民不以逋賦亡命官不以逋賦受責

到于今受其賜而海內咸取則焉爲挈令比及三年聲望蔚起副廷推巡撫山西尋遷江西按察使過開封士民者艾婦孺箠食壺漿塞路泣而迎勞公也至則懲吏貪墨捕訟師譁張民者若干人理案牘積滯雪獄岸沉寃若干事三月復副推巡撫尋遷山西右布政使而有鑄錢之役條議其便否八事錢法行而民無擾兩臺以公故督儲曙晰其根株窟穴而鄉所經畧後人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屬公爲賦役成書所裒益無觔重輕無漏毫髮書成兩臺奏上命錄公勞待大用暮月卽遷其省左布政使錢穀出內亦如開封時未三月而以僉都御

史撫順天于時畿輔亦議定經制而京兆尹與五道治兵使者抵牾公劑量均停之要諸畫一頭鬚爲白已請蠲逋八萬金有奇除橫征十二萬金有奇公曰民小息肩矣可以卽戎簡將吏峙餼糧繕甲兵嚴斥堠信賞而必罰公曰兵可用矣土蠻覘知薊有備去而犯遼兩出師援之所俘獲中率

上以公能完薊而更爲遼蔽翼詔褒嘉賜金幣增祿一等其勦犯古北寇脩當路塞受賞稱是屬會長昂爲東虜中行說詞惻要求無已公召而面數之酋懼已見公所爲火器若炮牆若飛車之類人意想所不至酋益懼

墮刀結誓不敢爲邊害而部內多勲臣戚畹中貴人與其宗黨廬舍備有南陽弘農之不可問又密邇輦轂要路私人請謁關說公嶽嶽莫能干大失望而大帥戚者挾政府重督撫臣更置出其口吻公故兒女戚不爲之下所召募南兵與北兵皆以力戰爲功毋偏優南而坐食帥內媿且患牽制而裁順天巡撫之議起遷公副都御史撫甘肅以示不如薊之貴近也未上召爲大理卿以示不如中丞之權重也公自念委質事君惟君之所使之耳遠近要散何擇焉江陵尚綜覈酷吏以多決囚取寵公平反其疑者大司寇御史大夫所奏當或加翻

異面從之中不相能也公卿多江陵後進見不乘輿獨
公乘輿如故其鄉人有爲廷平者老憊矣丐公優假復
不以時應都給事中某子甲望公意氣不得因爲蜚語
中公公嘆曰吾立朝二十餘年名不掛彈事今不去後
進之口何所不至往吾失新鄭歡予靖邊地苦寒不毛
衣食不溫飽殆將困我何意有今日夫安知塞翁之喪
馬非福也上書言病願歸骸骨田里至于三乃予告其
後中外以遺賢薦者十許公無復宦情矣公之爲戶兵
部郎也山東人應爲吏部者衆心儀公而分宜子索賄
公聞之艷然柰何失身不義左使故無遷僉都者自慶

曆始蓋季孟之間云耳而公未爲左右使業已推轂及
之更數年而無加按察使率傳舍其官公新園亭種竹
蒔蔬若將終焉其不希驟進可知也雖官九列義無苟
取守開封餘俸僅八十金家奴盜之而逃不介于懷歸
十年治園亭山微具泉石之勝日觴咏其中荆扉槿籬
備數事而已諸子或嫌太簡公笑曰天佚我以老而我
求全自苦耶書有之旣勤垣墉惟其塗暨茨是在若曹
矣三時課家僮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身貶食省用而周
亟矜無資區豆鍾釜之粟六戚共之邑人代他邑租庸
及東人歲供明糧樞府力白上官已其征脫以事丐居

間則謹謝不能程某令五年遷去語人曰非公事不至
 偃之室吾今復見張廷尉矣其侍親疾晝夜不解衣冠
 每被祿賜以不逮養為恨潸然隕涕事兄恭事異母弟
 慈愛割督亢田與之字從子如巳子從孫如巳孫也諸
 子文行紹繹不衰為齊名家舊史氏曰嘉靖以來中國
 苦虜而邊臣重尤莫重于薊遂為仕宦捷徑自監司至
 撫督或不易地不越十年位公孤子孫世執金吾矣張
 廷尉繇左丞拜僉都御史入領棘寺無殊尤之擢又為
 言者所中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其斯人與政府敗二十
 餘年諸廢斥者用為口實立至大官廷尉卒不自明余
 以是益賢張公也公伯子水部郎嗣誠矯矯有父風節
 而文藻過之與余善

何中丞家傳

何公名東序字崇教猗氏二相坊人也高祖濟以明經
 仕兩京典客生純純生廷璋廷璋生尚德舉春秋第一
 人累官同知開封府娶潘宜人公其仲子也父嘗夢月
 入室翼日公生七歲授古書一覽至千言輒覆誦十歲
 能屬文賦詩十四補邑諸生讀書以夜繼日母愛之不
 為篝燈則潛畜火候母寢起讀已負笈如京師從閩林
 文恪受春秋遂精其業巡鹽使者簡河東士首公而羅

山尚公尤奇之爲詩贈其入試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戶部主事權清源稅清源稅最天下易汗人公不私一錢有司入之不取盈守藏吏出之不問羨稞額增十三而費省十四父故節廉喜名聞其狀曰不媿吾子矣比代士民商旅伐石頌德已擢郎中司餉遼左廣寧城以久雨圯遼帥又移山海關虜倖至公獎率將士惻然授兵登陴而守刁斗不絕聲虜覘知有備遁去歲饑人相食再上書請賑得通州粟四十萬所全活無萬數帥某沓貪而忍恃奧援日益橫露章彈劾以去就爭之因病免歸裝財四十金治書舍孤山之桃花洞討論經

史國故不通賓謁數年復除比部與同舍郎呂鳴珂包檉芳輩講五經同異以古文辭相唱和斷獄按法令傳經義諸郎讞疑就公而決會有詔逮楊侍郎選趙編脩祖鵬將予死比公宣言曰是無死法衆目攝之已出守徽州徽多高貲賈人而勇於私鬪不勝不止又善行媚權勢公不受謁重門反鎖時進父老子弟咨故實問疾苦有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者去之如農夫之去草焉朝貴爲資使賓客請終莫能解上下不干美惡不踰咸化廉清大治濯俗浙雲霧山曠盜贅聚掠劫四境吳越震恐檄公捕之誅其渠率若豪傑擅私爲囊橐者屬邑委

祁黥績故無城公城城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已飭學宮
集諸生董振擇之市善田千畝供既廩筆札他日起家
爲名臣相望郡理某子甲捷諸生婦于庭諸生課而操
白挺謁府邸或下令悉禽之公單騎往諭辱及婦人負
在理其過小率衆迫脅上官負在若其過大諸生棄其
仗去而以沒入分宜黨羅龍文家兩臺或稱快衆忿或
議過當冢宰衷之調衢州其治一如新安棘闈舉士皆
一時之選錄文經筆削海內以爲程兩上計無所布幣
考課爲二千石最

穆廟訪落條上重正官察輿論勵任事課樹藝議保障

開鼓鑄六事下所部覆行已擢山東副使備兵紫荆衢
人生祠公比于趙清獻贈之一鶴公謝曰鶴固清獻自
有余乃需人餉乎却之紫荆逼介之關藩蔽京師自城
郭倉庾介胄戈鋌以次繕治數行下縣紀農協功置義
倉以調艱厄立鄉社以聳善抑惡二年畿內軍政民風
一變超拜僉都御史撫榆林勒習士馬規畫甚詳其大
者分信地定應援亟脩濬重哨探設柴塘詰奸細併小
堡固城守練鄉兵簡監司楊襄毅謂可方余肅敏經略
云吉能賓免寇當路塞命將禦之俘生口二百斬首虜
百餘馬駝牛羊他物無算虜怖駭請和捷聞賜金綺晉

一階爲副都御史初公持節過家念親老不欲行父讓之乘人車者載人之患衣人衣者懷人之憂食人食者死人之事若中丞開府一方此國冠之上主恩謂何而違顧其私遂行暮月母訃至哀不欲生旣代蹕而奔鷄骨支牀三月不知肉味又十年父喪亦如之墓有馴兔瑞柏人以爲孝感始華亭去國公方爲副使疏請留語侵新鄭新鄭再相故驟遷公冀公見德而久無私謝其門人爲給事者揣知意指詆訛公遂不免矣公隆準脩眉鬚髯如戟嶷然山立稠人廣坐問難鋒起默默若愚或委心歸計籌其得失巧發奇中會文切理無一言可

損益先世之貲悉畀伯季宗家媿屬鄉黨故人所善賓客貧者仰衣食婚葬奉祿悉以給有差邑大旱疫捐金若粟振之不以名位格物納誘後進謙若布衣橫經問字倒屣迎勞無留門者諸生荆一薦耿靜生養死葬門人李光普王道陞志墓蹕域竿牘之問三十年不通有司聞喜某西安某橐金求關說叱使去其覆沒無因極者陰爲申理不令知也不借宦於朝不假譽於左右部使者薦公宜大用章以十數卒不報至老手不輟書文好左史莊列詩好漢魏唐初盛之際而不襲其迹多獨造語字得古人筆法晚年右腕幾脫以左代之因名其

集曰佐右所著九愚山房集榆關奏議毳毼子聚鴈樓
集四書正理麟經發微課子制義纂錄史漢抄評鴻烈
類選古文會編四六玄圃唐詩類苑士多稱而道之惟
兵書秘不傳最後喜遊及養生家言涉七澤望王官至
于顛軫決涇水觀濤龍門登藐姑射之山徘徊神人所
居庶幾遇之訪梁徵君高梁善存神養和之術已約老
友常君遊五老峯曰余將結爲六老以其七屬子矣厥
明正襟而逝汗覆面或疑其尸解云門人衛廉荆如松
私謚之曰文欽先生中丞直指聞于朝子洪岳詣闕請
卹典俱如令舊史氏曰何公故治春秋其文謹嚴其人
亦如之用以緣飭吏事大都相類經生專門名家出入
不悖所聞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余太僕家傳

余公名一龍字汝化婺源沱川人也其先宋桐廬簿道
潛自皖徙居子孫蕃盛多賢且貴者十四世爲時英公
號寒塘處士受學覺山洪先生又師事東廓鄒先生娶
於汪生公母夢黑龍繞身王母夢鶯棲其手故名之龍
小字之鶯少有志分言動若成人六歲日受千言成誦
嘗指堂中食案問其父此爲地所載若爲載地者父曰
水載之因取石投水曰不能載石何以載地父心知其

不凡矣九歲鄉貢士樹幟其門父以爲題試之公應聲曰有天下之才者大天下之觀也父益異之十四師吳一源先生見所爲文擊節曰若吾友也吾何敢爲若師時洪一源江朝陽兩公與公年相若令劉公目爲三聖童稱公可屬大事遂爲諸生邑人戴槐陽公欽其器宇以女字焉是爲戴夫人讀書芝山夜有獸當道挺擊之三咆哮去則虎也乙卯舉於鄉耻隨同輩造請戴夫人出奩具助之館冲頭張氏所雨漲水沒橋衆莫敢渡公渡而履不濡人怪之公曰有老人鬚如珂雪負我入朱山以米授山中人炊其人辭此多鬼魅午後冷風吹沙

石撲人吾且徙公笑曰我待之及暮寂然舉進士觀政吏部每事問尤研究法比江山司寇毛公爲其邑擇令得公毛公舍中兒詣前若欲揖者怒叱之毛公聞曰是磊塊有正骨吾邑之福也已至大詢衆庶得其疾苦要領而興除之聽征役以比居聽閭里以版圖無或不均府治藏市平賈辟其詐爲書以空作見者去其淫怠與奇袤者奉身不殊寒峻卽賓客若上官牢醴委積膳獻飲食殮牽陳數取成禮而止聽訟片言立決三尺不貸刑柴毛等若而人四封肅然而當大辟哀矜無辜數月輿人誦之一日堂下衆麇集不知余明府何狀冀幸一

見公語之吾亡以瘡人惟不作妨民事惡夫好名無實者民歡呼而退學宮圯拓而新之與諸生談道論文從毛司寇請薛文清讀書錄與公父孝經義版行之曰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士風一變至道矣邑無城蠲額外萬金城之日三數巡功民有室當撤其婦悍以湯禦人及公衣隸執之公言過誤何足校人服其量先是叩牾者江山城欲成直待金龍興蓋公名也浙兵防海道江山攘奪民無厭公至仙霞關稽其什伍兵譁朴之譁更甚公拍案言若等才三千人吾民百萬一呼嚮應若無噍類矣兵遽從間道不入城仍著爲令戴夫人以刲股療

姑卒李夫人來繼合卺夕慮有乘間者潛出則邏卒醉獄戶啟重囚並逸悉捕獲之坐徹明不入內郊行見婦哭夫于墓而不哀有男子從召問若與彼何親曰婦夫友也廉其隣里婦故淫夫暴死家無菴功親收婦繫獄陰語獄卒來視婦者告我前男子頻致其私獄卒以告執訊之汝姦某婦殺其夫其人詞遁取婦別鞠吐實邑稱神明以治行高等徵拜南京江西道御史疏請

東宮出學宥諫臣鄭履淳而捕殺妖僧藏亡命爲不軌者出入乘馬都人避路如鮑氏驄遇雨衣沾濕或請用籃輿公曰非制也同官因盡乘馬歸自外有餉酒者恐

其納賄碎之人號碎甕御史云高文襄不利首輔李文定屬南臺省刺文定公文襄門生持不可銜之出公湖廣僉事治沔陽湖稅八百金爲郎中費以修三學四城建荆門石牖築任家嶺堤督兵禦盜沙湖風逆帆覆水公手引之而報母病舍舟而騎盜遮道公呵曰我兵使者也盜辟易散其聚桐栢湖者以計授百夫長斬之盜遂平歲大比士直指屬公公聞江陵子入試固辭其監奴游七持江陵父書爲人脫死不許犒之才三錢翼日諸僚偵其狀曰余公加人數等矣遷浙江左叅議部寧紹兩郡爭墓域者十數年不決相其地若所爭非吉壤

吾各爲擇可者皆頓首謝嘗攝藩篆手朱墨二筆牘至不停揮人有二筆之號遷貴州副使治兵威清兩郡人就公治前所手植栢名余公栢以寄思威清羯羶瘴癘所親勸無行公正色曰五月渡瀘非人哉單車往而苗腊謝四十四寨犯界中丞何公議興師公言宜先文告如其怙終師故未晚先傳檄往公隨之苗納款者五千人列爲編戶山多虎行旅戒嚴榜能殺者予五金虎患絕矣苗安復爲寇公計此徃前招撫故出不意以除夕發兵勦之中丞王公嘆曰是何異雪夜平蔡乎江陵嘗問公於王中丞璇對曰余觀察明如日清如水吾所嚴

事也江陵曰微君言幾失余君遂擢江西叅政酋安國
亨以金贖麾之乃私貽從者藥一缶望公眉間有蠱氣
須此可解受而飲之毒流血于梅竟月乃愈豫章諸宗
人祿不時給詬辱藩伯公定其期錙銖不爽無有後言
直指慮囚諸司無所可否公知必言言必盡脫一老宦
以妻死久繫辨一叔母誣姪姦者貴人欲奪僧田執勿
與劉侍御臺傅侍御應禎以忤江陵遣數加禮焉已遷
浙江按察使復王文成胡襄懋祠請賜文成祠額曰勳
賢已遷右布政使其長多猜公端居署中暇則吟眺湖
山間晏如也已遷左錢穀出入一衡量諸織尚方服者

誦不容口甫三月以父喪歸直指使坐小嫌刺公溫太
保方爲中丞爭之不得浙人建祠吳山祠公復並祀六
賢祠尋有母喪六年與弟一鯤寢苦靈牀頭朝暮奠歲
時祭哀如一日服除除四川爲坊表武侯文翁爲井藩
司前共千家汲治鐵爲欄防溺者初蜀平九絲蠻設建
武所元戎蒞焉松潘則有游擊將軍議者欲相更調公
以增兵增餉勢必煩民且松潘雖近虜未有警而先自
擾乎駁難十返不從王中丞議勦播分兵以進公訟言
兵不踰萬分之則弱從一道入首尾應援或無豐敗中
丞不聽我兵覆沒孫太宰知公可大用推開府粵右有

尼之者不果入覲謁南充相曰不果之故難言矣謁新建相曰此中議論殊不一公曰曾參不殺人空勞母投杵耳已遷南京太僕卿憾者未已刺公及葉歸善孫餘姚呂寧陵公因請告而保定梁中丞爲銓部語司功錢武林極知余公長者毋輕訾覆疏請還里聽用時年六十有三蒞寺未久慮南中無馬無以備緩急異時種馬之政可復也政爲經營會去僅賦詩以見志焉居家爲日涉園種蔬與花各半客至手談數十局不欠伸酒無量不及亂矢口而吟不求工有徵文者信腕授之慶弔事雖疎賤必親行禮角巾布衣與衆由由然偕利害是

非直言無隱權勢當前不忌家無長物有構之樵奄者挫其產不屑意也於母弟終身相敬愛恒語其子世寧有百年長富貴之人惟孝友二言溫飽在其中矣宗祠講學會海陽績溪會推公祭酒又與周海門公會蚌城其學先義利之辨而非談性命遺實修者失孔子下學上達之指署余村書屋壁曰得見君子願學爲君子躬行君子耻獨爲君子其趨操可知已村有盜邑佐以兵扞楸謝曰老夫齋厨蕭然卽延盜不入也公廣額美髯聲如洪鐘高視闊步挺然山立故精青烏之術自卜地遷葬王父果得第江山建水星樓而火災息濬溝澮而

疫癘除沔陽樹木置金人于斗以敵麗譙而官遷成都塞八門之半通金水河建洪濟橋回瀾塔而人文日盛形家心目所不逮也里居爲塔巽方爲登瀛橋苦力不給亦以此游覽跋涉中暑而卒先期雷震家廟已星隕橋東公當之矣子同光文行有父風舊史氏曰余初上南宮先大夫携以行至鄭州公從子謫判州事卽少司徒懋學公父也招余父子公及少司徒猶子國學純然公俱在投分締交垂五十年矣其年公第而余與少司徒同榜公部荆西嘗以余邑饒於山而水不足爲議建牖啟洩木石已具屬公遷無能繼者士民至今思之其

在蜀越余宦轍踵公後睹聞政績甚稔新安俗文勝而婺源多悃悞無華如公者洵哉躬行君子顧其言矣

周太僕家傳

周公名一經字子明貴溪人也宋文簡公執羔裔家弋陽杉山子十有六人孫四十有八人其六子堯嶸徙貴溪之周方五世孫大然遷荷山又五世孫川川子法爲諸生祭酒卽公父也娶張宜人生二子公爲長王父視其相有異曰吾門待此子而興七歲從父入郡晨旭方昇願謂公東方日出天開眼應聲曰西嶽山高地出頭父奇之比長治舉子業其理折衷濂洛關閩諸儒其文

好兩京以上語許石城王敬所兩先生皆負人倫鑒拔
爲冠首學徒聞名受業者日進處士吳暹以女女公有
大姓某欲得公爲婿使人通言啗公千金卒不可識者
知公節槩器量度越人遠矣丁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
除長洲令以母病不赴母卒免喪除江浦至則裁冗役
冗費累千緩催科懲游惰繩長賦巧侵牟者楊冬春等
若而人置權衡堂上大書其楣曰多取者受天誅邑當
孔道庸調蒸仍民力不支比屋流移公召而復其徭給
以牛種受田如初田濱江沒水者以新田代其賦戶口
自是無耗矣先時島寇犯江南因悉城諸邑無城者江

浦以財訕罷公損月奉爲先四境子來崇墉屹屹如也
語具周垣記中諸臺以能任劇移金壇金壇田不均下
令均田巨室爲十不可五不便之說撓公公校籍履畝
自賜田以下定爲一則而外界庄田絕裝租田諸弊釐
矣荒白蕩田清矣細民踊躍更生浮議莫能難而心內
媿陰中之以是平進爲陪京比部郎三遷皆不離局所
平反疑獄甚衆而不骫法惠奸猾吏有奧援當坐乞輕
比大司寇何公亦爲言不聽或曰不難爲上乎公正色
而對吾爲司寇守法正所以尊司寇也司寇遷怒曹掾
然竟重公凡大獄必屬周郎同舍郎呼老法家云一麾

出守而得貴陽貴陽與夷錯處強名之郡耳公怡然就道至則陳便宜一十三事曰訓耕織曰除吏弊曰革科派曰防微漸曰慎召募曰嚴防守曰制苗夷曰更番戍曰飭軍政曰制土司曰懲劫虜曰嚴將官至今黔人賴之府轄夷酋長散處三四百里外隆慶朝議設州縣不果而會酋宋顯印甯國梁剝其部夷毒苦夷張良珠詣闕上書願隸有司如隆慶時議事下公與石阡守袁亮計以程番舊府爲州改貴筑平代二司爲縣皆用文吏如內地而易正副長官爲丞簿仍以夷領職裁通判一人吏目十二人以供祿秩酋不利其削也爲蜚語上聞

公治其陰謀者數十人而請給夷誥命傳世以寵之兩臺稱善奏入報可名州曰定番自此始也府治庠隘構地拓而新之名堂曰啓正名門曰天造經綸望之儼然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矣夷老項宋等爲亂佐開府劉公策禽之論功賜金幣暇則督課諸生馬文卿蔣杰輩皆爲名士三年擢四川副使備兵威茂而撫臣已他有所屬更公巡川西有馬湖李採木入夷夷遇之無禮恚而告變夷且反開府徐公方有松羌之捷欲移師討之衆唯唯公獨爭言非便徐公見爲怯檄李游擊以三千人往天大雪斷餉道夷邀其敝蹂躪我兵無一返者徐

公悔不用公言而恥見短撫它事刺公公歸杜門不交
人事構堂課子其中題柱曰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
教子名二至堂居久之所知勸駕復除廣西備兵右江
曾黃關有膂力善騎射而涉獵文藝殺掠人無厭諸臺
捕之不出田州夷羅滿雷宗弒其主關給盧佑兵滿萬
口實吊喪進掠田州旋殺佑以州叛公憤曰是何可令
諸夷見也擐甲驟馬與叅將汪宏器采入其阻浹旬斬
關首縛其黨數百人督府陳公上功大司馬而主爵以
公貳苑馬卿督府疏言非周副使右江未可安枕臥也
請擢叅政仍留巡右江便未幾拜甘肅同卿矣適右江

分守缺陳公復薦公可任不報右江人泣留不得肖像
生祀焉甘肅左番右虜孤懸河外公延將吏于庭而與
之約曰大司馬以馬名官蓋重之也今何敢效馬曹自
菲薄馬必如額必良死傷多者必補椿朋銀必以時內
非是者法無赦越歲馬政秩然舉矣虜酋青把都據後
山連套虜松虜及捆柴山虜入犯公從開府田公率敢
死士先登斬虜首七百餘級獻俘賜金帛晉總憲仍領
卿事自後數有戰功紀錄者四賜金幣者三陞奉者二
已遷蜀右丞蜀採木方殷事無統紀廷議請勅公專任
之公念自嘉靖來採木役三四舉木非能助長卽有之

往

必不可得出徒驅民死地耳爲講求先年折算例白兩臺以聞定爲令所省金錢全活蜀人無萬數蜀人尸祝公如右江也按甘肅者惑流言詆謫公冢宰深知公生平寢其章不行數推公爲陝左丞公謝曰士得一知己死且不恨禮大夫七十告老吾年及之矣稱疾力乞休開府譚公御史趙公固留之不待報而行兩公請加太僕卿以旌勲勞以崇恬退制許之明年乃卒公赴省試而父卒不及殮甫第而母卒不及祿終身以爲大戚思至泣踊如初喪食恒蔬素衣恒布褐不敢踰其親之奉也篤愛同產弟爲置田宅爲入貲授爵以季子爲

後蒸嘗勿絕訓子務勤儉忠恕而戒驕奢淫蕩座右書王沂公四箴以比韋弦之佩晚名其居曰留餘其於取予尤慎江浦人指數邑令及公則曰是飲吾邑一勺水者也宣慰使安國亨以罪奪印行金錢爲地其人從公上計往復累月終無間而入府江荒遠寬假文法官屬費以筐篚郡丞循故事陳廷實公艷然麾之賕賂遂絕百姓吟曰右江數載天無日周道巡行始有光攝蜀藩有羨金半千筦庫者內公私第公叱曰此若輩鼠竊事何以汗我其始終一致如此舊史氏曰公與余同榜同官蜀采木之役余實代公率循規畫百世之利也時方

往
用事于播蜀幾頓矣亦緣猜禍吏以虛聲熒惑遂至糜
爛其民徐公不用公言殷鑒非遠亂蹤相尋謂之何哉
公頽而癯精神挺動目光如電煦煦然可親嶽嶽然不
可干與之言亹亹然盡而不飭婉而中周侯疑如斷山
有國士門風斯之謂矣

馮祭酒家傳

祭酒馮公夢禎字開之秀水人也高王父恭曾王父經
王父良良弟震震以良子第爲子封翰林編脩娶沈贈
孺人則公父母也上世自高郵徙以匠隸司空所治葺
麻薄技耳而富擬郅濁然皆目不知書公少警悟出人

父若王父謀曰是可以學乎姑試之六歲遣詣塾塾師
大異之公亦厲精無倦時王父沒王母夏引與同臥起
見公吟諷夜午不輟王母笑曰吾曹治生日入而息孺
子乃以夜繼日耶默而沉思數取衣衾障窻寂然無聲
丹鉛翰墨遞作或不覺旦一朝之書肆見左氏春秋司
馬公史記曰文不在茲乎何相見之晚也文遂奇進以
奏其師師不曉所謂是子日損矣公因謝其師去已爲
諸生受室石孺人益取其簪珥購古書卽一飽無時不
顧也而所後王父母與其母卒家多故未嘗廢業舉于
鄉偕計吏之京師所覽觀都邑宮闕山河之勝交游四

方薦紳學士文物之美胸府益開詞條益暢而婦卒貧
滋甚爲武林沈氏贅婿挾策坐小樓間若無人再上春
官不第盡棄故時所爲舉子業而遨遊雲間侷人廣坐
中時垂首不言或獨居如共人語笑歌踊躍里之大家
禮爲子師大家豪舉衆賓阿邑取容而公亢直自如大
家北上騶從傳呼甚寵公蹇驢跛躄尾其後夷然不屑
也至都嘉善袁坤儀負才名甚盛獨招公居郊寺論文
一洗鉛華歸之大雅凡百日言如石投水饑則出袖中
一二錢市胡餅共啖而罷遂爲會試第一人廷試二甲
第三人選爲庶吉士而江陵以不奔父喪爲賢者所刺

譏其人多公意氣交下詔獄竄荒憬無適援救惟仰屋
笑或題詠寄慨江陵故已旁猜而公亦咯血病乞長休
告羅近溪先生倡道盱江亦江陵所銜也公舍之室中
一歲考德問業義在師友間三年還朝除編修明年分
校禮闈得二十有四人率名士而有父喪哀幾毀柰何
以一官失一日養持其所選得士錄薦之几筵惟此差
不負君親耳以是蔬素奉西方之教自署真實居士閒
居研講希心理味每舉麈尾清言如屑老宿結舌注耳
蓋公爲史官僅踰年而修隙者目之浮躁中以考功令
衆駭然莫知所坐公顧自謝此兩言極中吾所受病請

事斯語以終身客從北來云公分校時當路私有所屬不從故及公艷然官家惟科舉一端爲最公某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卽以此得謫榮於九遷矣家田不滿百畝磽确汗萊歲比不登日食不得二鬴晏然不色愠絕無尺素入長安士及門者愈衆以清談爲筐篚機神爲幣帛而已卽之貌温温然聽之言亶亶然而磊砢正骨不爲利回勢奪有遭厄窮橫逆者若痠痺在躬周給剪拂不遺餘力而人悉公所以失官不食狀惋悵不已凡十年除判廣德州展采錯事不作遷客態尋擢行人司副尚寶司丞逡巡不赴已擢南雍少司成未上而言者見爲驟遷必有所馮藉公不自明惟稱疾乞退銓臣疏留之報可至則進諸生於庭督誨之

高皇帝定天下首善在茲節誼文章一時人才最盛今直傳舍視之如功令何辰入酉歸手一編與諸生等諸生橫經捧手如牆而進洪鐘應叩津梁不疲得片語寸長口之不置卽有瑕不以掩瑜務在獎成李生憲可者初閱其文以爲亡如也他日再閱之驚曰人固不易識惆悵累日錄之高等向後評閱去取益慎重月試細事耳或居間首列爲名高必不可所軒輊衆初駭久乃信服暮年文體一新天下歛然宗之經所評目卒爲通人

往

不可勝數擢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篆所居蓬蒿没人
惟許敬菴鄧定宇楊復所三公數過從披襟解帶留連
不已非意所愜卽強之不成歡陸少宰嘗招遊牛首諸
山遲公不出嘲之曰足下公事不過拜土地受當該揖
而已何濡遲耶已擢左庶子副正史總裁取道還家無
何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曰南士安我我一往慰其意
士聞公至負笈恐後一月累數百千人疏請於朝增解
額諸生愈奮勵期不媿爲馮先生弟子而有道遇比部
許郎不辟考生口吃稱郎郎許誤以爲吏也撻之衆大
譁將甘心比部公曰吾知許郎非蹇傲者然士不可辱

諸生無妄發我宜以實聞聽上所命詔奪比部奉士氣
伸而國體全監多經史歲久訛謬散佚爲校讐補綴而
榜其齋曰知非吾入仕二十餘年山林十七今五十矣
如魚見波光趨而就之與吞餌何殊哉謝病不允而比
部郎歐陽君彈劾一督府以公爲偶公喜是善成吾志
引咎請勘諸生憤不平有煩言公拒之此甚吾罪耳不
待命而歸於是張榜張素養王名登李嘉胤薛德裕宋
貞杜士碩邢堅念曹仲華秦章等千餘人以七月之望
集小教場宣言馮先生培士節程士品兩科元魁迭出
後來方雲蒸龍變而先生受誣何取弟子爲哉具白六

館師少司成走大小九卿臺省言狀張金礪陳廷策等
 三百餘人作懿範堂貌公象而事之踰年勘事上詔公
 在籍聽用而公為菟裘孤山之麓名之曰慧業松篁水
 石軒堂田圃圖史琴尊嘯歌登眺忻然樂之終身矣嘗
 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鼾臥寤而汗如沐曰方鼾時
 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厨外錯星霞手
 拭之石也行里許大海中萬山色正如鬱藍金碧相射
 濤聲雷震其澄徹處蛟龍鬼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
 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聳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
 清溪丈夫數十人以旌幢迎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

絲竹階切峻整宮宇弘麗皆有封識俄然洞開其中物
 似光妙所成無有形埒又似家所常御一人目予後會
 何期出門返顧其額曰宛委之山云夢之九年而公入
 秀水居拙園手書與伯子辭旨燦然晨起擬還武林正
 噉粥箸墮地不能拾屈一臂以枕呼之不應咽喉霍然
 如下一物逝矣四肢軟如兜羅綿面有生氣時作野薺
 薇花香儻所謂妖夢是踐耶非也囊無一金諸門人爭
 為助而後畢殮事越多君子每為余言公初以吉士歸
 沈太史君典在告而屠長卿令青浦三人故同榜豪爽
 有風槩文酒酬酢傲睨一世紙貴洛陽扇重葢山鏡湖

往
春色鄜坊肉聲布帽代擲金閭訖飲莫測爲何如人中
年以率致爲達有曠世之度卿自用卿法我與我周旋
野王弄遂仁祖起舞萬里長江千里一曲何所不可晚
年方寸湛然玄對山水恩怨毀譽一切都捐無人相亦
無我相有遠體亦有遠神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其信
然哉公三子伯驥子仲鶴雛叔去邪驥子爲諸生奕奕
清舉知子莫若父善乎公之名子也舊史氏曰馮公少
余一歲余初識之武林鬚如珂雪虛懷泛愛直率徑盡
長者哉跡其生平爲文人爲良史爲豪士爲直臣爲清
吏爲逸民爲禪宗要不可以一節名矣 卷之六十六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七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曾方伯家傳代

余少聞長老言嘉靖初載多宿儒骨鯁之臣自余爲郎
大臣縮胸羣臣恐諛苟以便文自營止矣詩曰彼其之
子邦之司直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作曾公傳公名存仁
江西吉水人也繇郎起家爲浙江福建叅議廣西叅政
貴州按察使雲南布政使嘉靖二年成進士觀大司寇
政司寇林公俊有古大臣風節諸尚書郎無當其意者
獨雅善公公罷遣常客多長者游以此聲名藉甚郎署

秋

間居頃之拜宗伯尚書郎主祠祭事

天子繹思

獻皇帝育鞠恩報酬功德禮秩務與生貴等而永嘉用一言相朝衆坐以誅進多矣允祿丞何淵謂通

獻皇帝廟門太廟中宗伯席公書心知其非是未能得堅決也令百官廷辨之公上書爭曰夫欲通廟門非伐樹毀垣不可臣以爲太廟樹皆先朝所培植墁垣以內祖宗神所宴娛也

陛下伐先朝種樹致

祖宗愕然有後世不欲安寢之心爲

獻皇帝得矣如

列聖何書御

肅皇帝震焉馮怒詔奪爵三級出判和州而言者交章爲分明之乃已於是大禮之議起黨人阿邑人主與俱上下章下宗伯重迹而押至數使使趣具對太宗伯卒不知所出輒以屬公公明習文法練國制度條刺六經中應義者置奏上皆如意指無何修明倫大典詔宗伯誰差諸郎文學者使典筆札公與潘公潢同舍俱知名宗伯以應詔公疏謝曰臣聞學褊陋亡以瘡人

陛下垂過誤之寵俾得奏薄技於前臣不勝大願臣聞

古者史官終身不二事繼世不改業以此能名其書而傳後世今懷鈔之臣摩研編削非乏材也且大禮

陛下所手定後先諸臣章具在粗按舉可得使臣越俎代斲終無絲髮效義之所不敢出也臣昧死再拜言願陛下財察疏報聞罷而宗伯再三攝公使受詔公爲不得已而強往卽日取告歸蓋其時永嘉鼎貴惡異已諸附離之者起家至列卿而公彊執不善阿事尊貴持論不爲屈永嘉亦陽浮道與之求可以傷公者不能爲地公畏讒之就力辭得免後四年起爲主客郎主客職四方諸夷朝貢貢外導行費誠母及私門諸夷舍邸中與

漢人市漢人往往以毋鎌苦惡物取倍稱之息甚者白晝攫不予金諸夷寢尋出不遜語公廉得徂詐豪奪者抵罪都市以清海西韃韃持薄貢索厚賞公言

上詔切責主者罪而西域胡因象胥言京師中浩穰欲日出遊縱觀之公與宗伯極論其非便事遂寢先是武定侯郭勛者陰賊感槩新用事營惑天子數請謁公不行而公已出叅藩守四明會稽天台三郡矣中貴人崔成奉璽書治礦三郡間勛以屬成曰幸爲乃公快之三郡故出白金然莖莖諸浮食奇民與惡少年鼠竊盤互其中豪傑擅私爲囊橐官出記召募物其地圖而授之

用財各以鉅萬數所入不足償僦費成簿錄郡中豪帶財者使共張徭役橋度吏乘勢以侵蒸庶其下人比比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吏民亦以氣力轉相漁食閭里三郡民任罷脅鬪閼匿而君持徒手與提衡勅縣毋得發富民給事中貴人府又以法繩其監奴成知公有意督過之恚滋甚遂誣言公格詔詔逮繫京師公怡然就吏家人爲後棺絮往三郡民詣篋輿遮道泣爭欲齧齧成謝公城門噎不得關至則下廷尉獄雜治公自辨數而上亦知公無罪旣理出以舊官入閩在閩凡三年數攝省長吏事省出納財貨靡密煩碎郡國便巧吏習計簿

能欺上府者裁推擇爲省掾姦利不可勝原公夙摘如神吏以故莫能夤緣爲市故事御史滿歲代藩臬大夫送至郊或私相問遺殷勤甚備閩御史王某還朝公走使以尺素往王大失望落公名薦剡中而御史卒以墨左遷矣後入京師冢宰許公瓚面進公曰君個儻大節有當世之具而久不調是余過也未還治卽拜叅粵西政粵屬議征南交後軍無見糧白兩臺留所假貫粵東萬餘金給之而富川荔蒲諸邑斗絕萬山中與諸獠錯壤林莽覲髻溪隧嶮塞使者行縣數十年不敢入其境公奮然叱馭往所至延見父老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

苦道里遠近翔實教以庸次比耦農桑敷畜又籍記其什伍里居謁舍各自占所爲而兩江左右棄田萬餘頃督亢者召民佃作其中偃豬潢汙廣川薦草規度其受水多寡爲石隄激及諸渠股引淳鹵堯陘之地表異之闊其租賦下縣子弟不習於學爲築宮令師事孔子移諸博士課授經義或增置子弟員而子弟員因是嚮學有與計偕者居未朞月兩江俗翕然一變去之日父老纒屬持牛酒勞公至相踣藉而更垂涕言非公吾曹何知有朝廷恩德也桂林倅某洿行無節法當坐免官上官爲關說更三四人獄不能具公至有力者復爲書請

持必不移而粵宗人祿薄又後期歲旬貸子錢家富者侵牟有宛財而貧者日坐困公爲刻日給不足則取藏金奇羸者與之宗人大安其在滇大將軍沐朝輔橫甚朝輔先世有黔寧定遠二王廟歲時從官行禮祠下如太廟儀方伯潘公璜語稍侵之朝輔詭言權輕無以填諸臣請于朝賜璽書令藩臬長吏受約束長吏車不敢馳桎梏間府中人虎而冠莫誰何者公謂之曰璽書所有一二三大夫敬執以聽命然未可加於璽書之外也朝輔間遣其私人入省中鉤撫細微迷昧之過久之無所得公亦時把其宿負傾駭之朝輔懃服身自摧謝而祀

祠廟下議格矣貴陽故滇驛道所出吏無以飾廚傳公
曰是何以使滇通中朝明䟽逃不閉也爲助金繕理廩
置終今以來無留行者滇諸屬國世爵率持金錢行省
吏間吏以單辭易禁數潰而姦數不勝公取其魁宿屬
吏吏大恐李鑑者故偷長有保山逮避宅亡出有司坐
鑑第罪公曰罪人不孥王政也立釋之二十六年丁未
朝正月課最而諫官有于公不相中造蜚語中公衆疑
不信公偶病失部謁其人廼謂公年力侵頽號遲頓不
及事公聞而自哂曰若豈以余老沾沾斗祿耶遂自免
夫日謝病屏居廬落中謂末世儒臬矜僞以惑世抗行

以違衆獨鄒司成羅贊善二先生特立後起砥礪名號
往來龍華雪浪間至大都授時攜禪榼往質問大義二
先生深推轂公貌不羨情言不溢行君子也公居官財
勢絕路然重發人過鬱林守某梧州倅某嬰罪則通門
者餽廩米置白金其中欲爲道公覺旦日召兩人者還
之終不訟言兩人事曰吾恥修廉隅以采名而重人譴
也西江仕歸者率治宮室器用侈衣食玩好公駭馬稜
車衣澣濯非祭享無酒肉所居先世之廬無文鏤采椽
然諸父羣從昆弟待而舉火者數十人骨肉之親粲而
不殊里人有急傾橐中裝付之爲折券棄責歸可八九

年手一編自誦無老驥伏櫪之嘆邑人無長少賢不肖問之則曰曾方伯廉而直者也始筮仕時豕宰欲除爲諫官謝不往乃終以諫顯其卒也召其子同亨屬之曰吾嚮者所志蓋不小今已矣是在吾子猶蹶然起坐手書吾病甚者七日而卒子同亨仕爲太常寺少卿李子曰于野爲銓曹郎會

今上踐祚登用英雋及先朝直臣或片言詿誤遭放逐微自藻潔不合於世之柄臣闈寺者朝廷重於九鼎大呂不拘官簿橫拜間不一歲大氏無慮至卿貳矣假設公在時宜何如也二十餘年隨牒平進在萬里外未得

休足內郡執憲轂下依日月之末光盖于野與余言如此于野自雕飭不以騫汙隕其家聲吉水多貴族至金紫兩世獨公父子爲然亦異矣于野者同亨字季乾亨待詔公車

李方伯家傳

公名承式字敬甫廣字之義號曰見衡雲中人也其先唐裔宋毘陵福五公罷少府居江淮間是爲泰興李明初同知山西忻州者信免官家代龍門遷雲中是爲雲中李五傳英家城東北八里燕家莊是爲燕家莊李英四子其季滿贈職方郎公父也家故受田伯兄以末富

而屬職方公耕耕數無年負其課數爲吏所窘辱無愠
口有兄在則禮然娶衛宜人亦生四子叔曰承弼號棊
澗公其季爲公父督之業儒曰吾恨以農廢將快意於
若兄弟而伯氏三子俱承代翁主車騎傳呼甚寵人諷
職方公此爲門戶計甚便公不答而棊澗公以嘉靖丙
午舉于鄉官新安令壬子公復舉丙辰成進士伯氏愧
謝其弟吾不能訓子乃以婦取貴乎公筮仕錢塘令當
都會案牒山積冠蓋雲委其精力勝劇尚有暇日豁宿
逋平疑獄諸臺以循良薦者數十而胡襄懋受知
世宗用軍興法繩諸吏諸吏震恐一日檄製袴褶三萬

具吏不知所爲公下令城中人家製一具頃時而就襄
懋喜書生能應卒他日功名庶幾我而以事敦愷督齎
使者調深澤深澤大猾陳光宙善詞人陰事前後毀敗
賢守令若干人公謬爲好語召之來而密使人索其家
所爲籍記人過失狀視之陰喝不得對遂伏罪邑人相
賀吾曹安枕矣以父喪歸免喪補固安八日以母喪歸
免喪謁選人念公之久勞邑事也擢南京工部主事督
蘆課覈戚里戾門侵冒者具如圖籍公故家於邊習邊
事閒居博覽經史及國家故實旁及天文地理奇門太
乙醫藥諸方術益討論九邊地形要害扼塞戰守方略

會有虜警分命大臣屯兵畿輔間朝議改公武選郎從少司馬劉公鎮通州公條八事嚴節制革家丁多火弩備糗糧重將權定責成專信任廣延訪其最要擇督撫監司不得與將帥同功罪詔著爲令尋擢職方郎中中外言兵事者章滿公車奏覆如流所不可駁難無狗大小將吏按其考以次用筐帛紉路不敢入都一時債帥折節爲廉而持議復朶顏三衛三衛京師股肱屬夷陰陽共閒兩收利導虜撓我疲於奔命今薊兵十六萬簡其精者九萬分三軍軍置一帥九裨將督撫監司各督一軍一自潮河川一自喜峰口一自擡頭營三路並出

而以餘兵三萬人飛芻輓粟萬人治斥堠若餉道三萬人城守宣府遼東胥以勝兵犄角三衛不難復也已復而建鎮置營屯田更戍遼陽直接山後歲省修邊乘障費十數萬益募敢戰士實之可長無虜患當事者畏難而止爲樵牧野談以俟後人而虜索互市鐵鍋執勿予又逮治大帥交通執政司馬者因出公爲副使兵備榆林榆林虜驕倨見邊臣公與約非拜階下無得見諸所市非例無得索虜唯唯而日勒習士倣古握奇六花諸法爲圓機陣圖明什伍分數形名因山川形勢步騎離合首尾相應奇正相生采諸武經爲弢鈴集要授諸生

誦之榆林人人知兵矣少司馬吳公大閱驚曰此物此志金城湯池也何憂虜哉還朝舉公爲首加祿一等賜金幣而開府張公某操下繳繞兵幾叛公劑之而解開府歸請以公代不報擢河南叅政部開封歸德兩郡時吏定捕盜令捕不滿品守若令坐率逮繫無辜掠立迫恐盜不衰止公許自首懲株送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嚴保甲干擷盜無可容桴鼓不鳴其察吏重操行鄭州守張允濟南陽理王見賓從衆毀中推轂之兩人卒以功名顯江陵奔父喪所過監司長跽庭下公偕其僚謁長揖而已江陵哂之監奴尤七訶問何物崛強若是公大

言曰身是某也業已擢浙江按察使計吏時搜求公過不得而山東以諸監司馳驛者名上竄公其中奪官三等補隴右叅議未至擢河南副使主河道攝驛傳河上無事以千金濟驛傳之窘者未幾擢四川叅政守川北道甫上擢湖廣按察使反除甚罪簡罪斥逐墨吏甚衆楚中涓郭某挾功放利而行嫉其儕誣以箠殺衛士立釋之已擢陝西右布政使居數月稱疾乞歸居五年島寇犯朝鮮南北臺省薦公邊才以山東右布政使治兵開原開原西南爲福寧衛夷所駐牧每鉢土蠻寇遼陽公肄士儲餉製火器惟日不足東事方議和訟言倭可

取也和無策矣諸公意不懌而守堡官有阻虜市妄索者虜誘殺之事久不決公語虜縛殺人者贖罪虜詐降夜入堡縱火焚百餘家潛以三千騎襲我屬公將百許人行界拒之殺酋一人騎二人虜初以我兵寡不戒故敗公度虜必再至敦旅以待數日犯賴鐵嶺擊之獲首虜九十虜慟哭而去撫臣不悅也寢不敘而武臣私役軍攘屯者公薄責之撫臣移書居間公歎曰法之不行從我輩始何以制夷狄復稱疾乞歸太宰富平孫公少宰沁水劉公知其故擢公福建左布政使以遠之公再疏不內而修隙者謂公才誠未可棄如年至何竟罷初

公兄弟在繩柙虜入燕家莊職方公衛宜人攜匿窖中宗人謀自脫指示虜窖中有人而給窖中人呼虜去矣出者皆被害復給衛宜人衛宜人心動得無出迺免衛宜人每談往事泣不勝以故公志在吞虜胸富甲兵而白兩尊人宜南徙兩尊人曰老矣不能用也兒勉之兩尊人沒公以江都邇泰興定居焉是爲江都李云執兩尊人喪戚過于易已葬采掠山與兄居廬賓客罕見其面事兄以師禮宦遊四方歲時問遺不絕比歿歸哭舉葬贍給從子婚嫁諸費所置田在雲中者畀仲模叔櫛而挈其季拱家江都子之與已子同其去錢塘也民有

德公雪冤者以三百金爲壽公笑曰吾尚不知爾姓名
寧望報耶榆林大梁楚三任差久餘贖鍰若干籍之授
後來者居開原門下武生楊志遇者司筐筭惟藥裏衣
樸入山東境藩司以奉百許金至受之歸江都江都高
貲賈人田連阡陌而公所有高郵寶應田比中水入薄
量爲出僅無窘刺扁舟往來督耕築一畝之官湖上以
居跡絕公府一日過湖登土山四顧而樂之買山麓地
十畝樹松栢其上曰吾以此爲長夜之宅而指其東可
爲堂享我素壯無疾疾不終日輒起其春課家人農事
甚具薄暮忽問翼日支干爲何家人以已未對曰吾所

忌也以其日卒丈夫子九人內外諸孫四十許人御之
嚴侍立無敢跛倚禮法秩然後先林下垂二十年年幾
大耋享賢子孫之樂而長子中丞植正色立朝首發大
姦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晉楚間世家相望完名純嘏
惟公其人哉舊史氏曰先大夫觀察越中與李公共事
言錢塘有強項令余心識之後官隴右吳司馬按塞舉
榆林相勛也承乏守大梁領越憲去公二十年士民思
慕謳吟不絕越人俎豆于學宮樵牧餘談信哉石畫今
遼事沾危亡其誰起公九京中丞嘗撫遼亦未竟其用
語及輒潛然君親之思深矣

劉方伯家傳

劉方伯公名炘字元白別號熙臺山人嘉興府海鹽人也其先陳留人元以明經爲海鹽學正者曰洵因家洵溼五傳曰贈御史鳳上書徙海上沈家門戍卒入內歲活數十百人今梁莊營是也生子顯亦贈御史顯第泰舉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論劾不避權貴顯子璠璠第瑋舉進士爲御史按江北有惠政璠子滂廩于庠亢節守志滂第演舉進士仕至四川叅議所至著聲滂子木舉進士爲威令五年裝不滿四十金擢繕部郎威與鄰邑內黃祀之名宦與兩御史俱祀鄉賢是爲公父以父

贅于錢從其姓未及復至公復爲劉其母鄭端簡公姊也八歲遭父喪哀而能禮端簡嘉其不凡十九爲諸生二十一舉于鄉二十八成進士除知江西金谿縣至則當更戶口籍清其影賴而收事平民到今便之已脩學校課士勸農桑課民而鋤其不若者分宜秉國諸郡縣吏歲時存問其家其監奴所過具賓主禮薦賄恐後公獨藐然壬子同舍令失火焚棘闈嫁禍公公不自明比上計于分宜父子無私覲以此不得登薦考最乙卯復入棘闈則同舍令事白中丞直指交章稱公治行第一疏未入而擢南虞衡主事督真州開治河轉漕門如市

心如水行旅願出其途丁巳管節慎庫會計明審不私
一錢已司寶源局錢法要束嚴姦利絕路費省而功倍
擢車駕員外郎武庫郎皆在南辛酉擢撫州守公六載
例不當守而閩廣盜林朝曦袁三等突至郡界我師敗
績副使汪一中死之以公令金谿去後見思遂用公問
喪弔死除苛政汰冗役簡兵保穀已築崇仁樂安宜黃
三城修千金堤民食其利寇至斬俘中率中丞胡莊肅
上功詔賜金幣郡人建大功祠生事之諸生劉世亨貧
而鄰于貴人貴人將奪其宅公謁貴人召世亨語之若
有善鄰毋遠徙貴人慚不復言所識拔聶廷璧湯顯祖

若而人皆人倫之望也甲子擢按察副使治兵福州閩
數中倭山寇緣間鈔暴民臥不帖席公以計芟薙略盡
中丞汪伯玉公異之劉觀察言若不出口腹有甲兵數
萬程功居最疏未入會擢廣東右叅政部嶺西大盜曾
一本窟穴羅旁四出行劫公佐筴剪其羽翼一本卒成
禽戊辰擢貴州按察使所治宣慰司爲水西夷酋非我
族類其心多貳建議改程番府爲貴陽府設新貴縣以
彈壓水西而諸司體勢益尊姚江趙端肅公稱于人劉
公廉能之吏不求人知是吾畏友也庚午擢江西右布
政使大計覈而允署篆越月清積案數千事撫郡人以

私憾詆譏公中之省臺時御史大夫葛端肅公少宰李公持不可大司馬譚襄敏公爭之強而新鄭以輔臣領銓臺省多門下士信受其言卒予左遷卽日行主藏史白羨金八千應治裝麾之籍而貽後人丙子除湖廣右叅政分守上荆南道江陵當國父里居大吏絀節趨承公遇之如常而築沿江堤捍水水不爲災丁丑擢貴州按察使貴州民夷故服慕公聞其來欣欣喜色相告也先是安酋亨殺其從父信信兄知仇之相格鬪不休中丞王某邀功議用兵公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兄弟相殺有戎索在遣一文吏往按有罪者以贖贖而

已中丞不聽卒有朶泥之敗比公至酋卽詣吏就訊而兩家之難解兵不足守募千人日肄習之無令夷生心妖人金雲峰爲幻且釀黃巾之禍密捕之遠近安堵如故明年楚直指妄臆江陵于公有憾刺公太宰張公深知其妄重違御史以年至致仕公方五十有六于禮服官政時也伯子世埏舉進士爲行人公曰吾世世受國恩未効銖兩之報幸有子可代耳黔中丞何公請告以公代䟽未入而公歸矣公早喪父痛不逮養事母聚百順以承歡閩有兵不得將母抗䟽乞歸當事者尼之母卒公年不致毀幾滅性母嘗爲製一衾用之歷數紀屬

續時敝不棄也子兄之孤子與宗人熒獨者恩隱備至上腴之田割以爲大宗奉蒸嘗宦踰三十年無尺書通朝貴還山亦幾三十年無尺書通有司闔門獨處雖過存者謝不見生平手不執珠玉口不言什一之方閩粵多奇貨橐無一焉室中圖書滿度竹床練帳香爐茗椀而已卒之日遺金財半鎰年八十有三世延先卒仲子孝廉世教爲越名士舊史氏曰劉先生與先大夫同成進士越五十年而某承乏武林父執三人以事過武林得拜下風獨先生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見也先生行先孝友廉而不劌直而不絞儉而不吝讓而不僞施而不

濫矜而不爭其爲吏安繁戀劇折衝厭難不大聲色可謂上德天胙先生胡考多子孫子孫賢能顯親如孝廉狀足令先生不朽先大夫以方伯終養以廬墓卒德儷先生而壽不及二十年不才子無所聞繹述先生行事愧汗悲涕俱下矣

薛方伯家傳

薛方伯名亨字道行韓城郝莊里人也上世有兄弟三人出粟賑饑以義民旌數傳至王父珉父三戒皆以公贈四川叅政始生時父母夢天門開卿雲捧日而墜於懷奇之六歲授書千言成誦會苦大徭走之臨鎮寄食

人家王父病執其手而語之爾必歸吾骨首丘公泣受命十六隸諸生籍家赤貧讀書圓覺寺寺僧夙夜起鳴鐘必聞公書聲歎曰卽吾黨苦行不若是寒忘求衣餒忘求食篝燈忘焚其冠于路默誦腹笥逢所知若不識或就而揖不交一語里人程公張公見其文斂衽服之守梁公倅黃公都肄諸生日公秦士無雙聞其未受室也屬縣令王公擇名門女而得衛氏爲具六禮以婚辛酉用尚書舉秦第一人甫弱冠耳更十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餉寧武徙內庫于外以示辟遠不義設郡倅司出納故事餉賦金賦粟各半屬虜款冬戊河卒夏復

築堤請倍給餉或議加賦公不可裁甲馬芻秣之溢額者畀之大司徒嘉其能著爲令改兵部武選司以父喪歸服除除車駕司奉使犒邊道遷刑部員外郎尋擢山西提學僉事教先德行而後文藝暇則登進諸生談經術日昃不倦而以齋膳之美置學田周士不給者以母喪歸子婚有期緩之俟三年而遷葬王父如諾里人若鄰邑士來受業成名者甚衆服除除故官值大比士屢試不憚煩得人爲盛所著晉學政校士錄晉學申諭原教錄四先生語錄理學詩學海叢珠至今誦之遷山東少叅督泰山香稅屬歲侵以市粟賑饑市牛助耕無何

遷楚副憲過家則秦無年倍齊首以其祿爲宗人輸租而徐置義田義學義冢賢愚僉受其益旣入楚所理屯鹽水利正經界繩兼併商無闌出吏無橫斂民困大蘇勒石頌德其冬如京師計吏所斥虎冠若而人寬小吏斗食以下不問已遷四川叅政治涪大修學宮而韓亦修學以百金來助爲士學申諭川東雜議訓涪士民俗爲一變奉檄問播酋楊應龍罪錮之重慶獄中應龍詭以征倭自贖當事者訛法許之又錮其子可棟而陰行金四千公家公以聞兩臺言酋反覆狀宜早爲備後數年播事潰裂卒如公言直指王公薦公才當大任三年

考最遷山東按察使治兵昌平尋徙汾州彊宗聞公來凜凜受要束公增俾浚隍請陞州爲府以彈壓之平亭獄數十百人已置學田養士爲五倫集要女經閨範戶說之事具冀南雜議禁奢省刑條約及南澗集中已遷河南右方伯攝行左事汰筦庫宿弊中丞張公薦于朝而晉人議其後坐罷歸署所居堂曰敬忍此吾坐右銘也家距河津一葦可杭慕薛文清之爲人于家則師范文正程明道伊川三先生嘗夢明道教之曰澄神心自靜心正神益清已夢文正教之曰性定天機闊神凝物外清在寧武夢中得句一廉束兩足平地亦能飛筦庫

奇羨梁三百金蜀千金楚萬金棄之不顧父以諸子不就養獨將母與俱朝暮上食西鄉而泣持喪絕酒肉之味苦出三年事其兄若父欲析箸長跽而留之病則卜禱醫藥不遺餘力輦之游太華玄嶽以適志既老以高年賜爵沒而哭之哀不忍發其遺橐度諸別室故舊一飯不忘報然矢不爲居間有司疾惡如風而不宿怨傲洛下香山與鄉先生賢者月再舉會以朴素退讓表正鄉間體鴻大聲吐清暢方面美鬚髯寢疾邑令來候披衣起謝諸子問後事一無所荅固問曰勤儉耕讀四言蔽之矣舊史氏曰余觀韓志明興成進士者財十六人

張司徒最貴次卽公其有傳者財一人公子惟睦哀公之沒沒也介族父芳貞以請芳貞蓋不佞所取士且當學于公儻所云無間昆弟之言者耶

吳方伯家傳

吳公名道卿字名輔其先閩晉江人也國初以士伍北徙占數山東平山衛三傳英爲東昌諸生生子天錫是爲公王父富而好施賜爵一級生子江是爲公父以公貴皆贈叅政王母李母孫皆贈淑人父母祈子岱山之神中道母夢人以桃餽者異於常桃未幾公生人言此東嶽註籍也少年機鋒神敏行文濡毫立就爲聊城縣

諸生鄭襄敏理堯郡見而奇之田太僕鄉尊宿忘年締
交數語同輩吳生翩翩度驂騮前矣因遣孫從公學安
福鄒太常督學山東都試公第一執經論難有啓予之
喜而以子諭德諸昆弟相切磋尋用明經舉首入太學
隆慶庚午試京兆捷辛未成進士除陝西西安府理官
所領州縣三十有奇居都會繁劇聽決百事不留恬然
如無治竿牘之問不入門金錢之賂不入境算食之餽
不入庭墨吏無所容然恥以搏擊取名比讞平允民願
質成者接迹以繼母胥孺人喪歸免喪除鎮江其難治
倖秦治復有聲誠意伯劉世延與別駕方舟舟人失足

死則以誣別駕恫喝之公卽訊語塞世延遁走巨室
奪寒上所聘婦以婦歸士坐巨室如率攝雲間守至之
夕囚殺守者以逃干擻譁諫公不爲動潛使人乘城而
大索之無一得脫旣考績以父喪歸免喪謁選銓曹察
治行第一宜授臺省而江陵病革其私人王篆嘗開府
南都識公望公附已卒不答乃以常調擢司寇郎楊海
豐爲太宰當選納言將屬公公固辭吳郎七尺軀寧仰
拯人鼻息取九列耶往選納言大璫與事或有稱門生
者故云然公名重京師矣久之遷廣東司員外郎歲以
贖鍰入內帑中官多索導行費偵知爲公門無難者已

奉命錄囚陝西司寇請得殿最有司以報銓曹郡守而
下庭謁如御史禮著爲令漢中守倨見而使使以庭實
享公咎其使麾之守慚諸有司以嚴見憚所平亭疑獄
大氏無慮千人御史大夫廷尉司寇參考獨于公無一
翻異初議諸郎慮囚歸予上考郎擢卿寺而公復就常
調稍遷湖廣司郎中李敏肅爲大司寇每大獄必問吳
郎云何邏卒毆死其侶而移之稚子光祿丞倚執政侵
上供大璫奪民宰木而誣木主盜戚畹利猶子貲中以
大辟諸繡衣使執金吾唯唯公竟蔽罪執政趣公入對
公謝曰幸備位郎官爲上守三尺既有上命廷辯之固

當乃私謁政府乎執政恚天下健者豈惟吳郎前大璫
遇公于朝語侵公公面赤吾當特奏璫遽摧謝乃已凡
八年出爲陝西按察副使部關內孛賊鉢虜內犯公移
鎮涇邠姦民有爲聲援者立禽之粟馬厲兵高城浚隍
長安恃以無恐事寧部使者以小憾抑公功不錄始葉
少保謫丞郃陽公杖其隸人不辟道者曰上下有體不
可以遷客廢比公官秦臬而葉已督府力薦公人兩賢
之擢四川叅政部川南流官土司錯壤羯羗不均挈令
陳紀洗濯舊染收強家奴竄名郵傳爲姦利者采木之
役興鄉大夫私役木夫以千百計記到爭自首舉人某

故愒慢于令不得詢令令詣守復號召同人撻于市公
按論謫戍里豪胥史連體爲蜚語持長史廉得其主名
遂正刑書瀘人故郡倅爲盜囊橐討捕具獄盜奔竄矣
他若捐廩餉置田養士諸惠政未易數也播曾逆命
邢司馬來經略公攝川東所裨贊居多論功賜金帛已
晉按察使理清軍驛傳屯田鹽政茶法水利六事事皆
修舉攝藩篆出納明審蜀貢扇費有奇羸籍記以貽後
人入覲所黜陟不徇臺使指人無後言擢浙江右布政
使還里第未上卒公偉軀幹長髯如戟風標適上而和
煦溢顏面間事親不敢有燕媠容念母早逝有感恒潛

然隕涕二女弟父母之所愛也各分田百畝而以邑中
塵居之治其葬婚嫁其子女三黨四鄰施予賑貸具有
恩紀宦三十年產財踰中人濱河小理亭圃顏之曰能
靜謂所親徐郡守曰他日容造竹所惟君耳其文辭瑩
潔儁逸合于往則惡夫嚶嚶好古而矜麗鬪巧者不盡
存其草嘗分校秦闡得士爲盛中丞張問達侍御張應
詔最著劉承勳以窶人子資之學雲間朱正色童牙時
被甄獎後遂成名士林多稱說之舊史氏曰余後吳公
一年入秦秦人亟稱吳司理賢又十五年入都公爲郎
悉其與政府相持狀又十餘年入蜀再入秦益悉其藩

臬時事公鄉人于相國王司空邢太僕閭閻不虛美所稱公行誼甚備大都不詘勢利不諧俗趨毅然丈夫哉余實舉公禮闈公子士修乞爲傳取耳目徵信者詳著于篇明不黨也

王大叅家傳

先生名紹元字希哲江西金谿人也其先家瑯琊臨沂唐寶曆間度支忠遷金谿五世祖經爲司門員外郎父助邑諸生生先生年十五而卒居喪如成人已補學宮弟子員亡何疫大作母若兄若嫂以下食指數百俱在死法中宗黨過門不入先生蚤夜共臥起視醫藥體爲

之敝母竟死先生哀可知也事兄如父事嫂如母徐給事少初顏其堂爲世友督學使者拔先生文行高等先生愈刻厲與少司寇吳踈山諸君子講聖賢之學而力行之嘉靖辛卯舉鄉試第七人錄其文爲式比上春官程文恭公得先生卷謂可魁天下會同事者議不合遂罷乃游南雍師事鍾石費公南野歐公尤爲費公所賞識目先生文如王曾道如陸云邑令程公嚴重難事獨善先生爲象山書院刈鶩墩相與談經味道國人喁喁嚮風矣久之授碭山令碭苦河患民轉徙殆盡先生請蠲賦還定安集之歲則大熟蝗不入境麥或秀五岐民

歡樂詠歌作亭紀事先生度力稍寬築堤捍河者三十里甫成有小穿堤潰民驚走先生坐不去須臾水勢殺下石塞堤乃復完人擬於漢王章焉碭經界沒水則均田里正侵牟民租則有三限法民不事積貯則建預備倉不知學則立社學新鄉賢名宦祠誅殺人豪李愷表朱烈婦閭馬里母老而貧爲偷兒特贖之民有恥且格治行爲江北第一召拜雲南道御史碭民立碑識去思後十四年河決獨先生堤堅民乘堤全活無算祠祀先生先生爲御史首言嚴法令六事及開馬市不可狀已清軍兩廣有處軍政便勾稽實行伍諸疏悉著爲令

粵饑白督府移粟三千石賑之已按貴陽宣慰安萬全擅兵爭繼首按其罪而禁宗藩擅取沅稅者貴陽人震疊墨吏望風解綬矣當是時分宜柄國好稱詩見先生詩而善之先生謝不能其子嘗強先生酒不得酒淋漓主人袖失色而罷以是先生兩奉使在嶺海西南夷間先生喟然嘆曰吾友黃以方吳思誠飛鴻冥冥弋者奚篡焉吾從之游矣遂乞休告俸稍所積以修宗譜建家廟邑故無城與吳司寇輩議城城踰年有粵寇邑以城無恙衆服先生先見而分宜父子坐法鄉人株累相比先生以不黨聞御史大夫潘公趣先生北上補廣東道

御史巡視京營陳選正兵八事令諸勳舊胄裔習騎射
韜略月朔望都肄之行賞罰焉咸報可而

上深居法宮禱祠無虛日遣御史行求方士方書或欲
以屬先生先生正色卻之已御史凌公儒上封事忤旨
杖闕下戍邊先生攜酒食餞之郊中貴人偵入奏朝衆
無不爲先生憂不測者大臣意在保全因出爲湖廣按
察副使百城長吏廩廩戒無犯約束捕江漢禦人盜伐
石樹岸止行旅不逢不若黃人妻與所私謀殺其夫併
殺僕知狀者瘞花園中婦翁訴諸官則誣執翁姦先生
迹得之正法一郡驚爲神明事具花園記中已支羅賊

起介于楚蜀遠邇驛騷詔兩鎮合兵討之楚撫臣察先
生文武才具遂以先生監楚軍先生按貴陽熟賊易與
第負固耳緩則有備不可仰攻賊酋黃中子洪達驍勇
力而與其鄰陳聲勢相倚先生衣短後衣身先士卒窮
日力并道進高者蒼天下者黃泉險阻艱難備嘗矣我
兵已深入賊猝出不意氣奪欲降而蜀師嫌楚專功將
敗其謀有柳某者故善中待以不死使爲間寧之楚而
生抑之蜀而死乎中寤取小徑自縛詣先生降先生爲
壇受之赦其部落三千人錯處施州衛而械中請命詔
戮中一人餘悉不問是役也凡三月而楚蜀之民如出

湯火登衽席先生以蜀師相左故受下賞先是中丞檄
二千金供軍興事已纔費百餘金施州指揮童養廉有
罪下獄使子奉千金求西征自贖先生囚其子獄卒成
故債帥懼而士用命師次荊州風日晴美檄郡縣飭舟
楫是當有水患有司匿笑爲迂未幾龍溪水發民賴以
無死又得大木合抱者若干而詔修興都故邸將作按
之中程衆愈奇怪之擢河南左叅政攝司事錢穀猥雜
吏爲姦利絲棼先生綜覈明無可容而亦因是中讒歸
矣邑令蕭公群邑弟子員於朱陸書院禮先生爲師先
生教人行仁行仁本於孝第而以身爲律小宗大宗祠

祖墓凡置祭田若干與兄三十年同釜而炊怡怡無間
兄子姓繁割私田宅禪之嘗卜李坊源地吉而宗人有
不能葬者因以葬之母黨無子者爲授室置媵婦黨無
夫無家者爲授田以養鄉鄰貧不舉火者病不克醫者
死暴骨者稱情豐殺資之沒之日三黨四境哭盡哀先
期與子國岱論學曰天命精微人性澄湛同一機緘耳
必至誠乃能凝固口誦其夢中詠梅詩聲如出金石國
岱更請治命惟言青氈故物吾家衣鉢而已遂瞑郡若
邑諸生上先生行誼請祀之鄉賢語多不盡載其軼事
子國岱與子壻吳仁度別有志贊曰余外父王公爲陪

京侍御史以彈劾分宜謫外王父方叅知廣西政事行媚者將中以蜚語先生執不可卒疏薦于朝其後借計徐文貞李文定毛司寇朱司空集諸名勝會靈濟宮以定性書豎義四座默然無所可否先生論難往覆莫不斂衽讚述焉此兩事余所親見可謂直諒多聞矣

王憲副家傳

憲副王公名叔果字育德浙永嘉人也其先瑯琊人晉居山陰唐徙黃巖宋徙永嘉六傳爲通政鉦生澈累官左叅議年四十餘甫生公公有異質七歲能爲耦語儀度屹如成人初受詩已從父官京師師盧翰林受禮經

徐文貞公試第一補郡諸生薦于鄉上春官罷歸與弟叅政陽德及族子講業山中生徒羣集一以公爲師叅議公建宗祠輯世譜公佐其筴因著王氏宗約施行至今已入南雍程文恭爲祭酒歐陽文莊爲太常公游其門稱高第弟子旣成進士上書省父父尋卒服除久之始授職方主事督西內工賜金綺三年又以使事歸展墓島寇寇溫州族弟僉事公死焉公喟然曰吾宗家海濱先人有餘貲願治堡以完宗人施及鄉井請于朝遷中界山巡檢司防堡報可仲公輟借計爲植堡成寇環睨無如之何也又三年以職方員外郎爲會試同考官

進士十九人多爲名公卿已遷郎中視師薊鎮疏諸材
官功罪裁昌平提督皆如議大司馬楊襄毅屬修京營
志已進武選郎中修武選條例著爲令凡選覈功次所
由不失黍系左右莫窺其隙有以寶玉介五百金行賂
者斥之襄毅倚重焉兩京督府勲臣若執金吾若諸方
鎮總帥惟公所黜錄人不敢干以私滿兩考出爲湖廣
叅議分部承天德安兩府承天

肅皇潛邸中貴人留守出文吏上德安景恭王封國王
邸人虎而冠公以嚴見憚省郢梁岐諸王園陵費數千
金歲饑捐俸及贖餒食流民全活無算初監司以上謁

辭 顯陵無虛日郵傳煩費公援中都兩京 祖陵例

爲限制官不廢業民不病供卒用其言踰年遷廣東按
察副使乞休不得督臣疏宜改學憲而公遂歸矣杜門
不交外事徧治其家祠先隴族有爭聽于宗不煩有司
設義塾訓羣子弟置田以給孤嫠若貧不能葬者勞逮
姻鄰修學宮築堤捍海爲石門時蓄洩置義冢歲所掩
骼萬計有司嚴重公或就問民疾苦若修海塘復里役
減漁稅必贊行之初治堡斥橫塘故居於外尋徙郡墨
池已作室堡中居曰先世祠墓在弗忍違也蚤歲讀書
半山稍闢亭臺游詠其間蔬食布衣終身無媵侍不習

握算不問家人產而惟嗜書至老諷誦如諸生與子弟相論難有會心者筆記之輯紫陽晚年與象山論合者爲錄明其非禪又言王文成指心之良知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而知紫陽象山推尊性善求放心之說性善故知良不放心故惺惺不昧其致一也泰和胡直大名申旆麻城耿定向歸善李鵬舉咸甌其言其學先識本體而主勿自欺以惇倫躬行爲實際母潘恭人卒京師輿歸哭踊足爲腓喪父亦如之每時祭及上冢悲號如始喪感動觀者爲之流涕事仲公友愛特至公不邇聲色而仲公時盛絲竹延客夜飲公一觴一

詠兩人意各自得也貌不勝衣而神王讀書暇焚香默坐年七十有三感脾疾越旬日語諸子曰人生夢也予幾醒矣問以安否不答惟曰願天生賢者呼家人具粥粥已就枕鼾若熟寐迫視之瞑矣論曰余爲諸生時及見公公癯而短視卽之息若在踵扣之如洪鐘嘗行縣禽治縣胥史爲姦利若市魁盜藪武斷鄉曲者一邑肅然是時海內方崇尚講學純盜虛名耳惟公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登第垂四十年立朝財八歲所至見思鄉人尸祝俎豆之嘗書座右曰拙於用世將以施之家厚於望人莫若求諸已又曰爲天下惜財不必藏于已爲天

天下任事無寧迂其身信然哉公子光蘊尹寧都一介不取諸人有乾沒藏金株累吏民歲且久出橐中裝結竟其事不忝爲公子矣

南少叅家傳

叅藩南公者名軒字叔後渭南田市里人人所稱陽谷先生者也上世家河東中條山已徙蒲城再徙渭南其以文學顯自資陽諭金始金生二子伯大吉仲逢吉俱舉進士大吉知浙江紹興府逢吉山西按察副使關西有二南之目焉憲副公三子元配李恭人實生公公少警且敏日誦書數百于言通其大義紹興公攜憲副公入

官同學于王文成公公方七歲文成識其不凡授四詩諷之憬然若有悟者紹興公免官公從之學屬文不類經生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清江敖公器之弱冠舉于鄉偕憲副公上春官憲副公登第爲宗伯尚書郎公侍父署中交游四方名士學益進憲副公守保寧郡公從入蜀覽蜀山川奇絕歎曰地靈人傑相如子雲詞賦不足道文武爲憲惟尹吉甫可耳其志槩若此嘉靖癸丑憲副公亦免官而公成進士與馬文莊公俱授庶吉士讀書中秘亡何以母憂歸服闋除刑部郎時分宜當國政以賄成故公坐詘輿論譁然久之改吏部

三載考最上書請得復憲副公官而母從夫爵封恭人
遂著爲令已遷考功員外郎郎適缺公攝計事守夏子
開者分宜姻婭也以貪聞公削其籍太宰爲請不得分
宜銜之數年不調分宜去公始爲文選郎徐文貞公執
政滌除舊染公益發舒無所還忌而太宰某故爲宗伯
數關說公叱其使某給事窺闕意指螫公調陪京考功
郎風裁一如文選時甲子有詔簡諸郎校京闈士公以
才望與事所識拔多一時之雋人言南吏部信水鑑無
往不知人明年擢四川按察副使領驛傳清軍察舉利
弊略盡而土司黃中據支羅爲楚蜀患楚蜀相仗莫適

發檄公往勘議在必勦計乃定尋攝督學事去留低昂
厭衆心蜀士翹楚盡在公門矣

穆皇踐祚大計兩京文武官故所不便于公者復中公
當左遷公故念憲副公乞終養報至而喜此天假之緣
也所以承歡憲副公萬端遠近人士執雉無虛日建渭
上精舍居之言必準於經學必適於用因材而篤發當
其可賢愚胥受益焉

今上元年朝議振淹滯者起知壽州會霖雨淮泗溢城
且潰公爲文禱于神雨忽霽已籌畫興革十許條上諸
臺施用至今五月擢貳廣平郡壽州人伐石頌功德

尋擢四川按察僉事分巡川南公故有大造于蜀蜀人聞而笑與抃會也土司相仇殺者好事後進議舉兵公持不可走尺檄諭之諸酋長悉聽命居有頃憲副公沒矣免喪謁選人諸由銓曹郎起家者無問崇卑故事有宴會以先後入曹爲序少宰王某江陵私人傲睨諸公卿當燕時公以五品外寮坐上坐王靳之調公先輩固當爾公曰不佞誠忝先輩顧孰爲後輩者王失色無以應一坐默然補湖廣分部長沙已遷山東布政司左叅議守東兗兩地盜藪公修保甲法桴鼓不聞尤重懲墨吏而少宰嗾其黨汗巖公前任長沙事無所得第言老

不任予致仕公年甫踰六十禮未之應謝也始憲副公與紹興公不析箸紹興公沒三子少公方在京師亟馳歸治喪奉世母范淑人如母而教其三子爲諸生皆有聲三子卒獨仲遺男女各一人公字之如巳子男則今太僕卿企仲是也旣食指衆析箸而公佐憲副公以名田宅讓企仲曰哀吾世父一綫之緒而不忍也女弟蚤亡有女公命內子女之爲擇對而得侍御史楊光訓其後憲副公析箸公推其腴者讓兩弟且爲之治宅曰吾幸食祿吾諸子亦不家食戒多取也早喪母事繼母王三十年無違歲入俸及私交饋遺先獻父母稍羸則以施

族與鄰里鄉黨建義倉賑貧乏焚質券不敢自爲德必
奉憲副公命行之舉馮舉人之葬卹劉主事之嫠而旌
其節蒐王祭酒遺文申之以婚姻其尤著者也公貌若
山澤之癯而見義必爲白刃可蹈乙卯地大震邑令死
惡少年乘爲亂亟白憲副公是不可長糾壯士衛城禦
他寇誅其首禍者邑始安所著渭上稿續稿關中文獻
志訂正通鑑前編續渭南志南氏族譜各數十卷詩文
繩墨古人而有獨詣蓋潛心新建良知之學深矣至老
學不厭常以昧爽起讀書聲徹戶外家人求田問舍者
無間可入年八十有一神明不衰徒步不杖與客譚上

下千古申旦不寐作字有章顏法篝燈細書十許帑無
倦丁酉秋小示病色卒之夕聞叔子師仲授國史賦遠
期篇貽之旣成命酒陶然就榻候其息逝矣公四子而
以科第知名者三叔子與仲子子居易哀然人倫之望
自居易上遡憲副公四世進士公以大老身親見之關
西一家一人而已舊史氏曰余督學秦中時公初罷歸
有部使者陰賊敢往方議革書院聞公家渭上精舍視
爲奇貨族子有大獄勢將株蔓人爲公危公恬然不知
于色竊服公雅量考銘表狀軼不載余因傳公并識之

傅少叅家傳

傳公名霖字應期其先忻州人也父承翁主徙居陽曲
十三爲諸生二十舉於鄉又七年舉于南宮歸而益漁
獵六藝百家又三年奉廷對名在二甲當爲郎以宗正
條格除知壽州壽州濱淮河與淮爭道溢阜陸歲累旱
蝗食稼集諸名宿三老高年問所宜釐改制量皆曰病
在枝官于是罷壽春驛正陽鎮巡檢所省共張權會金
數千游徼迺卒不得爲姦利賓旅安于次商賈歌于途
馬右族丁口更相廋蔽單產孱民轉徙四方田部鄉吏
數負其稞狃糠及米矣爲綜覈質問許自占數民憚公
嚴明悉吐實哀多益寡相地衰政而徭賦平吳會中島

寇軍興不給征旁郡金粟助之後以爲常有司苦不支
未敢班班顯言公力請盡豁之已議里甲均馬田繕城
郭修堤梁通溝洫廣儲蓄飭廟學創序室勤考校獎節
義禁殘暴善政善教燦然備舉小大之獄必以情時加
優饒鄰國棄其親家來奔者比肩並起臺使行縣慮囚
必公與俱壽春之人親之歡若父母好之芳若芝蘭貌
公象而尸祝之三年舉最當遷京朝復以宗正條稍遷
大名郡丞練制度順簡書吏畏僚慕再遷河南僉事兵
備睢陳睢陳介兩京齊右其俗椎剽掘冢豪傑大猾爲
逋逃藪武弁恠宴安牢廩逋懸馬如羊矛如錐鏃盾如

榆葉直兒戲耳爲實倉廩便備用募材伎之士布之四郊而簡其尤數百人爲義從置麾下有羅姓者頗以軍法部署其黨與將首禍自度無能爲以情相歸公義而釋之使復其所盜賊應時崩解而新鄭里居以先帝舊學遙執國柄又公進士時知貢舉比于門生顧獨無問遺恚曰豈固我哉旣再相攝銓事嗾言者抉瑕摘釁掩其弘美坐計典鑄一階公拂衣行吾安能嫗偶名勢以希進乎

上卽位有詔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日者執政以愛憎爲黜陟不厭士心所司其廉

察以名聞揃拭官使之公是以有華州除念二人老不欲行父刺促之不休已受事而父病請急還視藥餌三月臥不帖席食不溢米短後衣爲盡穿父卒哭不偯禮無容言無文衣衾棺槨冢樹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卜筮齋戒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已事而哭如或去之服除不與外事交仲若叔強之伯氏將無以不遑將母耶吾二人者何爲是謂我子不予第不第也公乃謁選人除平度州凡七月爲之城城移時而畢民忘其勞尋遷湖廣僉事部荆西中貴人銜命營顯陵以爲奇貨盜帑貲強半公持之費省而事

集漢水廡淤地肥美皆民田也中貴人將復畝籍之官
公駁議數四而止三年遷秦叅藩部隴右旋遭母喪徒
跣而奔所過擗踊號失聲歸居廬襄大事一如喪父服
除除故官山東備兵遼海遼海虜比境虜小創而憤禍
拏未解公以嚴威制號定令以必信慶賞刑罰以周固
處舍收藏以安重疾速舉徙進退以叅伍潛深窺敵觀
變將吏寬假轡策無令拘闕汰其墨黷其冗濫餘刀
布富困窳壁壘旌旗改色得敢死士五百人虜降者收
之賜予有加等願爲公盡力刺候虜動息曲折我先爲
備以故三出塞斬首虜百許虜震疊避地二百里而遠

兩歲夜戶不閉中丞御史上其功大司馬壯之將授中
丞節而先是公承攝他道事與除利弊同官以爲振暴
其短共構之計典鑄二階中丞御史爭之強詔以故官
聽用再起寧前治一如遼海而加苾裨將某縮胸而又
挑虜釁聲其罪斥之柄臣爲解弗得備禦某以五百金
餽下吏竟案督府中丞御史及大閱夕郎䟽薦于朝憾
者懼公一旦乘權引繩排根不已公遂落職矣叔氏以
御史予告從田間上書言臣伯兄歷事三朝童牙華巔
操行不易不治觀者耳目不賂貴者權勢不利傳辟者
之辭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奔奏䟽附靡事不

爲何等不可卽兩度度遼積蓄修鬪顛倒其敵戰如守
行如戰虓闕足以筆笞之聲名足以暴炙之功緒較然
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當有景風之祚
而二三枝害好陷人罪膏脣拭舌逆曳點灼直欲三
泉之下鎮以大石臣伯兄釋重負偃仰從容以送餘齒
歌詠聖明寧有纖介于懷第變化非是故相反易使辯
治之朝抱功修職之吏失意解體臣雖屏居草野激濁
揚清故其典司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矧於同氣可
引嫌自遠惟

陛下裁察書奏當事者恐藉後來口實公罷不敘而仲

亦薄罰天下兩高之以仲不愛其官慷慨發憤爲伯氏
辯數是必有內美修能切至當人心者而後仲感槩若
是公已謝闔門養威重非公事不謁有司歲時肅衣冠
籲天祝聖國有大征伐典禮憂喜見乎色或形之談詠
月朔不宿于內厭旦率諸子祝家廟而焚香默以所爲
告天先世生忌辰四時之祭夙夜有恪而詔子孫祖父
起家之不易也泣下沾襟兩弟沒撫其孤食而教之今
登賢能書若明經茂才接武矣御諸子婦儼若朝典三
黨之戚有義田以濟饑忻宗人二百里休戚不時聞置
田四頃供展墓若婚冠喪祭之費主以宗老而爲賢良

守業偷情三等差次給之歲大饑發粟舖糜活者數萬人疫而死者斂瘞之數千人郡地形左痺不勝右縉紳學士建永明寺宣文塔于東山以輔所不足推公首事忻學圯敝更新所捐助皆數百金衣布褐而絀之食時不力珍恒言勤生之本也儉德之共也自天子以逮庶人廢一不可爲園城東隅命之曰從好日嘯歌其中身長大佼好美鬚髯望之知爲福德人喜誦養生家言得其指年踰七十矣髮鬢面光澤五官神明不衰却杖捷步蓋寢疾七日而沒舊史氏曰傅公嘗慕晉隨會賢以名其堂夫立公子雍非計不見先蔑非情瑕之敗以國

情予敵壽餘執帑懼爲戮先趙盾諫而不繼邲之戰不力抗先軫虞卻克之逞志也而請老非忠私問殺蒸非知傅公有一於是乎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或姑取節焉耳矣余讀叔子訟公章未嘗不三歎也遭家不造事頗相類卒宛舌無一言人之賢不肖相越豈不遠哉

此足

醜匪賊交... 吾且矣余... 公章未嘗不三... 燬也... 豐家不... 事... 映... 公... 一... 外... 是... 平... 捐... 頤... 柔... 而... 不... 外... 如... 故... 死... 節... 代... 林... 夫... 傳... 真... 浴... 京... 之... 豎... 志... 也... 而... 精... 孝... 非... 忠... 誠... 問... 難... 蒸... 非... 計... 子... 嫡... 壽... 銷... 碎... 帶... 對... 為... 懸... 夫... 鼓... 風... 結... 而... 不... 斷... 收... 之... 輝... 不...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姜閔忠家傳

公名漢字大容先世山東卽墨人蓋太公望之裔勝國時始祖有爲萬戶者回徐中山平山東蹈東海死其弟曰此足報故主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率衆歸順授百戶所謂二官人者也子進調定遼左衛進子用子儀復調綏德衛無子其叔父敬代之靖難師起死夾河之戰敬子儼儼子勇累軍功遷榆林衛指揮使遂家榆林勇實生公公幼有過人之識六歲受孝經大司徒秦公

月
紘爲府谷令見而問曰何謂孝斂手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司徒奇之是子必爲聞人長讀史至忠臣烈士輒掩卷擊節而嘆大丈夫當如是矣弱冠領職尋視衛篆事無留者一介不苟取僚友嚴憚之虜犯塞朝議遣廷尉劉公募兵劉公以屬公得壯士數千人爲諸路冠鋒至今延綬兵雄他鎮所自來矣已從朱保國公入虜穴斬馘過當以功遷延綬遊擊將軍寧夏大同兩鎮數中虜延綬介其間聞警馳援不遑啓處弘治十八年春虜寇寧夏清水營率師追破之

上下詔褒其功六月虜寇大同衆號十萬圍我師魚臺嶺七日并道往赴之大破虜刺雞屯圍乃解是年虜復寇寧夏又敗之小鹽池正德三年遷涼州副總兵涼州左番右虜虜強番弱而番時爲虜役公徹昔人斷匈奴右臂故事番不敢比虜嘗追虜至靖邊馬中流矢死衆色奪公疾乘他馬指揮自如衆覘公鼻息氣奮十倍虜度不可如何遂遁追之俘獲無算是年遷都督同知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寧夏在河外地饒水草虜帳落蟻聚而塞垣多圯斥候不修亟爲營繕復疏漢唐二渠道水營田而有寘鑄之難

武宗佃遊無度委政闍寺掎剋聚斂民正營思亂寘鑄

者故安化王也妄意爲夏元昊與指揮何錦周昂丁廣
謀叛顧獨難公迺召公飲觴旣舉鐻微詞諷公公艷然
曰人臣而懷二心者有如此酒語未卒錦輩露刃從中
出呼兩廡甲起公以銀鬕提鐻不中目賊罵曰官家何
負汝而反賊揮刀擊公公手格之墮二指罵不絕聲遂
見害同難者撫臣安惟學少卿周東中貴人李增藍彬
都指揮楊忠李睿百戶張欽也先一夕有星殞如車輪
其日赤白氣亘天而東門玄帝祠夜有班馬聲竟月乃
罷公夫人孫氏聞變急投繯家人曰公死生未可知卽
死而後死之未晚也帥府側有尼菴可匿以待變梯垣

亡抵尼語之故祝髮乃免鐻衆圍公第殺男女無遺者
隸人高老走報公子奭將死之隸不可寧不爲姜氏血
食計耶衣之以其衣而藏諸其家大甕中蒙以甌米實
之鐻令購得公子予千金官千戶跡者至隸家視其甕
米也去之旣而隸見百戶韋臣臣爲嘆息言姜公死不
可復生獨公子生死莫審柰何令公爲若敖之鬼隸佯
對曰吾聞得姜公子予千金官千戶試索以爲功臣大
怒罵且泣曰若乘危不仁射利不義背故主不祥乃公
恨無由得公子以報公隸察其意無他徐言曰誠活姜
公子亦足以明天不絕忠臣後可爲世勸臣曰程嬰公

孫杵曰亦人耳如不知公子所在何隸曰第相與訪之
臣諾如此者數四隸廼言吾微知公子耗矣臣喜隸與
夜見公子悲不自勝因置糞車中而藁覆之質明出之
郊外泣而送之公子失道走前村村虛無人適遭其僕
姜祿相持泣祿亟匿公子土坑中俄捕卒來詰祿頃見
一人似公子者祿曰我也倉皇未及擇匿處夫獲公子
雖不與賞可免死吾豈以身死易公子生賊執祿以畀
鐻又殺之公子奔及河而婦翁聞將軍提延綏兵來使
人覓得之因與籌討賊計所出公子年財十七人問奔
時狀若何曰吾就死地有三三逢義士得脫天不欲殄

先將軍祀耳賊數夜見公緋衣往來衆皆辟易丁廣乘
公馬馬嘶而逸墮廣溝中俛不死事定以聞

上給孫夫人傳護公喪歸官爲起冢

世宗踐祚寧夏人上書建祠祠公顏曰忠烈撫臣黃珂
以公家榆林榆林宜祠報可顏曰閔忠有司春秋祭爲
常已而籍鐻產以示奭孰爲故物恣所取奭哭而辭曰
賊授首可雪先人憤不忍家於喪君子嘉其知義及長
居官廉與士卒同苦樂師行秋毫無所犯而更折節下
儒生善詞翰累官都督同知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垂
二十年復哈密定吐魯番執牙木蘭斬脫脫帖木兒降

月
上兒孩諸大酋子應熊治博士家言登武科英毅有祖
風年二十有九爲寧夏帥求得隸高老孫而官以百夫
長設隸夫婦位祭之曰生我者父生我父者隸也已徙
鎮薊門虜犯居庸禦之岔道受五創疾呼麾下士課而
死戰虜大血退

世宗馳中貴人問應熊存否還對無恙爲醮謝玄佑而
更佩征西前將軍印移鎮雲中晉左都督任其子世榆
林衛百戶應熊小子顯祚登武進士累官晉帥移上谷
佩鎮朔將軍印爲都督同知其爲副帥定陽者直則應
熊弟也爲叅將者顯宗爲遼西榆東副帥者顯謨顯卿

則顯祚兄也爲遊擊將軍者弼則顯祚子也爲博士弟
子員試屢冠曹偶者直之子顯允顯卿之子紹恪也諸
爲指揮使千夫長以下又十許人文武並用姜氏門望
榆林無雙矣舊史氏曰王司寇述明盛典科名起家累
世公卿何寥寥也勳戚三等世封比於任子不足多尚
武臣世職止指揮使其自致大帥祖父子孫四世皆一
品余所見獨姜氏耳可不謂盛典乎公以身殉國忠義
格於神明流慶後裔天道固然後公而有死節宸濠者
其卹典優於公或言仇鉞攘公之瑜以不當赴宗人飲
爲口實故抑其賞鬼神陰殛之遂有鸞之禍公子孫賢

且貴何遜孫許哉韋臣高老姜祿三人者冗散僕隸能
爲公竭力捐身其所愛養漸摩非偶然矣傳曰公閔忠
以祠故祠以公所產故不目忠烈嫌與易名同也

馬將軍家傳

馬公名芳字德馨陝西靈州所人也十歲爲繼母所虐
逃之李王堡依其從兄會虜警里人奉頭鼠竄語兄曰
虜亦人耳柰何畏之甚兄瞋目而嘻童子何知兵在其
頸矣公匿笑始吾以兄爲男子乃婦人也吾不與皆斃
不辭而行失道逢虜止公使之牧寸鐵不著身私以曲
木爲弓矢革爲弦習射命中如注虜酋僉答將萬人獵

有虎咆哮衆蒲伏虎至公所一發殪之酋屬之目內穹
廬中飲以徑路刀留犁撓酒裹以旃裘授以良弓矢善
馬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陽爲之用而陰懷復國所過
山川常登望識其處險夷道近遠水草饒乏熟察虜部
落衆寡權力高下貫習其飲食衣服言語居則畫地爲
軍陣明進退攻守之宜慨然曰虜譬之如禽獸吾寢處
之矣七尺軀寧爲羈終世乎序當其夜間道草山亡歸
昧爽虜覺而捕之射殺二騎得脫周武襄方鎮雲中投
謁試其技咨其方略大奇之署勇士隊長士不盡飲不
近水不盡餐不嘗食所過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强

可先計後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因事爲勢用人不拘
文法往從其所衆喜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俺答
猿背善射控弦之衆數十萬最名桀黠子黃台吉有氣
敢往部兵三千人戴鐵浮圖馬被鎧長刀大鏃望之若
雪名鐵甲軍爲邊郡患無虛歲公數禦之斬馘中率過
當應得官以父居靈州食貧願悉受賞代養嘉靖庚戌
督府郭公耳其名檄召問若何而戰公對曰談何容易
鎮兵十萬弱小勞死罷轉十五六壯丁十一二又分置
各路其隸大將者不滿五千虜內犯勝兵率數十萬少
亦數萬我以五千人委之罷士無伍甲兵鈍弊幾爲笑

而不陵我然竊觀俺答勇而輕黃台吉懷而鮮斷誠廣
耳目屯要害深壘固軍以須之觀釁而動慎慮而從之
攻不足者守有餘庶無全勝必無豐敗若宣示購賞爲
勇爵奮行者官過其望出其不備掩其帳落殲其種衆
使婦子相怨卻徙而北亦一策也郭公拊髀曰善哉若
之言是何見之晚也置麾下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焉其
秋虜寇古北口號三十萬壁清河剽懷柔順義吏民殺
而膊諸城上毆男婦畜產萬數望屋而食焚城郭廬舍
火光徹於都門暴骨如莽諸路援兵各顧其後蔑有鬪
心公與私屬徒百人三踊於庭曰芳在此敢勤他人乎

麾其騎馳虜虜不知所爲色駭亟擊之斬虜將解其左
肩虜奔逐之左右角之復斬其騎十數諸軍觀者如堵
墻何物馘也若是其果於衆與衆之信輯睦焉有死命
而無二心蓋公嘗以事見法故云論功授陽和衛總旗
辛亥正月虜寇水口公射走之壬子二月虜寇威遠伏
梟騎鹽場而以二十餘騎摩壘致師公知其詐我而駕
也以百騎先薄所伏而三分其軍之銳以次合而函虜
虜辟易十里而遠斬首九十三月虜寇新平禦之相持
二日虜雲翔而不敢校退次野馬川背山爲營期以明
日戰公料虜且遁秣馬蓐食潛師覆諸山下虜騎過未

半我兵衷之虜大亂斬首九十六衆相賀公若有不豫
色然者衆異之路問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策
其馬曰追將至矣趨守險而身斷後頃之虜麇至矢三
集公面意氣自如督戰益厲虜嚙指是鐵漢兒遂去衆
問公何以知虜遁遁何以知復來公曰虜攻我不下背
山而營懼也期明日戰緩我也目動而言肆情見力屈
矣悉衆復來者意我勝而滋休息收合餘燼致死於我
也衆乃服四月虜復入寇公禦之戰於泥河左股中流
矢不爲動大破之斬首二百四十二獲負私從馬二千
八百論功授指揮僉事癸丑正月虜入寇公禦之至膳

房堡計曰虜膽意甚盛且道回遠師不繼不如捷之速也自某至某抵虜穴勢必返顧批亢擣虛制勝在我矣時大雪沒牛馬目公拊而勉之人人如挾纊虜以漢馬不能寒相枕藉而寢醒而矢如雨一箇負矢百羣皆奔布路而逃斬首七十八獲馬三百有奇二月虜寇井坪入朔州守陴者皆哭公不介馬而馳抵朔騎相屬者財百人直突虜圍有酋怒馬以騁公斬其足而斃餘衆奔斬首百八十二奪所掠百七十人三月寇張家口公聞不頓舍赴之至登鷹巢困諸阨矢石齊發虜披靡舍馬以馬鞍冒首而免維其喙矣斬首七十二奪所掠二百

八十四人七月俺答以二十萬騎寇紅市逼紫荆師徒撓敗督府蘇公總三鎮之甲救之問於介衆莫知計所出公請據白草溝徼遮虜蘇公壯而許之未至里許塵起公大叫虜近矣勇士劉漢曰此遊塵耳公指視之塵遡風前觸虜必非遠語卒虜至見我兵寡揚鞭傲睨如無人公不忍其詢也前有驍騎射之中股又射之中目而死交梓竟日公敕厲其騎曰用少莫如齊致死士殊死戰無一還心虜莫之克也已還次聞諸軍壁劉家營憂之是中無見糧攻之以饑剪焉傾覆矣先馳趣諸將爲五陳以相離餽餉輻湊旣如是虜怪問孰爲漢兒畫

此策者以公對俺答戒其衆曰是夫好勇去之以爲之名公名繇此愈重是月虜寇鐵果門禦之戰於鴿子堂斬首八十六獲馬六百有奇十二月寇洗馬林禦之戰於黑石溝斬首五十八甲寅六月論功晉都指揮僉事以遊擊將軍領職如故十一月虜寇龍門偏新舊保安副帥叅將死之虜鈔略裊載三十餘里不絕公率劉漢葛柰自陽和并道至張家口帥胡昇及諸軍軍於東門虜將三十騎縱招搖門下公奮馬憑怒必滅此而朝食諸將恐安知非誘不少審固立糜爛矣公笑曰虜旣饜所欲我輕兵來誘何利焉豈固我哉丈夫亦取單于耳

多人不無生得失呼葛柰往共射之矢三而已左射馬而右射人皆射股反隊衆從之乘勝斬首七十二奪所掠五百四十三人虜棄後重走我兵取資焉已寇宣府禦之戰於麻峪口斬首九十五已再寇新舊保安禦之斬首五十三乙卯三月晉宣府西路左叅將五月虜寇採梁山禦之戰於晉家梁斬首九十三獲馬五百有奇七月從東路九月虜寇井坪公追及馬到山斬首九十四獲馬二百有奇是月虜大舉寇朔州公援之夜中召健兒十人食馬而食虜謂我大勞未艾難遽戰此時也弗可失也係馬舌出火竈潛斫虜營四面砲舉虜狂駭

月
不測我兵多少遂潰躡北追奔斬首百五十九十月虜
大舉寇上下花園公下令收保清野虜無所掠而返先
伏兵馬頭山塹之及泉斷其後之木而弗殊虜過之推
而蹶之斬首百二十四丙辰正月虜寇洗馬林公禦之
及孤山斬首三十一捷聞

上拜公左都督賜蟒衣一襲左都督於武臣窮貴矣故
事偏裨無授者實自公始是月虜寇應州公援之相去
里所射士以鞭箭射虜虜多死視其箭短不可用以爲
神解圍去尾之斬首八十六獲馬二百有奇捷聞晉副
總兵仍領職如故丁巳二月虜寇保峯山禦之斬首四

十三是月寇朔州經二日大獲公率葛柰追之及金城
虜反距公度虜所獲在前防我之侵軼也以騎牽我先
者不力戰後者不救我可以逞將注則虜關矣射公汰
甲貫胷血殷甲裳衆失色公徐丸弓抽刃而前到三甲
首衆莫不生氣疾驅及虜大衆卒不暇合刃斬首二百
八十二奪所掠五百二十人盡復其所失亡者旣還而
公甫覺創重也鄉者不言痛地忍之耳兩月而差八月
虜寇萬全左衛公疾走并力襲虜斬首六十一是月寇
柴溝至乾庄燔儲胥驅田中芻牧者公再援之衆欲戰
不從我勞寇佚克不可命虜歸必渡河伏其旁半涉而

後可擊也首尾不相顧無生命矣如其言斬首百七十
六獲馬五百有奇明月虜圍天城督府在圍中公甫罷
乾庄之役捉髮走出倍日并行天城人見馬都督來喜
以逆之吾屬生矣夜縋納師公恚曰嬰城而守非夫也
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餘子能我弗爲也振臂而呼
衝圍馬如風譁扣聲如雷城上人鼓噪而應之流矢中
公股拔矢反射中射者首隊於前衆席勝如墻而進斬
首百二十七手刃者三虜人相尤故知馬太師勅何自
送死爲十月晉建昌副總兵戊午九月虜酋挿罕兒寇
界嶺口禦之以親丁馬孔英等先登斬首七十八生致
其梟騎猛克兔等六人虜鄉不聞公徙建昌公免胄而
趨風虜見之曰信馬太師從天而下耶遂去之論功任
子世官衛正千戶己未三月虜寇潘家口薄大同橋禦
之戰於金山寺斬首五十二奪所掠二百四十五人初
邊遽以告

上問輔臣馬芳安在捷聞

上大悅徹御食命中貴人勞公於師虜從鮎魚石出公
趨黃崖口奔中劣容一騎先遣李東陽等據之我兵壓
虜而陳虜自相蹈踐死尸滿谷斬其酋侏合赤以下二
百一十八級獲馬千二百有奇奪所掠三百二十人捷

月
聞賜白金蟒衣一襲十一月仍故官移宣府庚申七月
虜入寇禦之戰於洗馬林斬首九十八俘生口二十六
獲馬五百有奇虜兵號二十萬寇山西薄忻州公一日
夜馳五百里而舍諸軍壁日中不啓公呵之今日之事
猶救火追亡人唯恐不及晉人緬然引領北望旦而立
期焉痛心疾首容可需乎需事之賊也受命而來望敵
而退厲之不如忻口隘虜騎雖衆無所用之吾士未愁
也擊其首諸君分良以衡其中虜離斯必敗偏敗必攜
晉難可抒矣事機之會間不容髮有如虜度忻口晉必
危環甲執兵固卽死也死戰死曲撓孰愈衆陰喝不得

對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或竊言曰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姑聽之公捉毆刀疾視曰必尸女於是衆踊躍從
公斷虜爲二一自偏關一自鴈門出七遇皆北斬首百
四十六奪所掠三百四十人九月寇東城禦之斬首二
十六捷聞晉實職二等辛酉虜寇平虜禦之斬首八十
三獲馬橐駝千五百有奇九月寇天城禦之戰於李家
巖斬首五十二是月虜大舉寇懷來公要擊於土木手
刃三人至乾庄合戰又勝之斬首五十六十月黃台吉
大舉寇西陽河主帥李賢戰城南中流矢餘師不能軍
公馳射虜殪二人虜謹馬大師又來矣遂走賢獲免

上詰大司馬何不以芳代賢疏上不踰時命下矣公集諸將以位序聽政辟撫劍而詔之曰吾鄉者專行不獲無大威命今三軍生死懸吾手吾與女約夫以死捍邊者兵也仁愛士卒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佞者若曹也有不共命視吾劍集諸兵而詔之曰不惜重費養兵者將也不愛死以殉者若曹也有不共命視吾劍又集諸親兵而詔之曰乃公與若曹萬死一生而就於此人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有不共命視吾劍日益繕亭障險走集明伍候討軍實歸老幼返孤疾養鬪士衣以其衣舞

以其劍同利相死屹然金城湯池之固矣雲中上谷間有禦人者充斥於道行李積患之使健兒馬虎等衷甲而佯爲婦人裝載以牛車賊犯而遂執之盡獲之壬戌二月虜寇右衛禦之戰於柴溝斬首五十四九月黃台吉寇洗馬林覘其有備也不得入而有爲虜中行說輸國情者說曰紅門有小徑可至西山以春時竊入焚陵園漢法主將失守必誅馬公誅餘若發蒙振落耳訶者以告明年三月公往紅門以一遯卒從誰何甌脫中虜身在此可決一戰誰敢者虜愕是馬太師耶公評語若鼠竊狗盜以齒吾劍不武虜頭捨地具道本指所以爲

者釋之黃台吉無所發忿九月擁衆渡桑乾薄蔚州公
召諸將議之吾隱情以虞虜亂心無厭昧於一來難與
爭鋒計宜者爲三伏於道更遠爲疑兵募死士取車輪
投津處謀輅之虜馬陷伏四起夾而廢之斬首二百五
十二公復召諸將議虜易入塞我不一犁其庭終以我
爲怯率葛柰等出膳房口迹虜於馬肺山大破之斬首
三百二十七獲馬二千八百有奇甲子二月虜寇青邊
口以將黑曉等禦之斬首五十六八月以親兵馬奉等
出塞迹虜戰於大哈氣破之斬首七十九俘二渠率獲
馬六百有奇乙丑虜寇西陽河以數騎嘗我我兵不手

弓而此者三虜布騎四掠公因縱擊之射其魁殪衆怖
急大崩斬首六十七八月寇獨石公營於雲州虜以兩
鐵騎挑戰公恚曰謂吾騎不可寡用乎恥也呼馬奉葛
柰兩人來飲之卮酒而往拒之各俘一騎衿甲面縛坐
中軍之鼓下虜衆遙望爲寒恐遂去丙寅正月虜寇西
陽河禦之戰於草垛山斬首三十一二月寇赤城禦之
戰於郭外斬首四十三月寇東山廟禦之及其未定而
薄之斬首百七十三俘二十一人獲馬七百有奇七月
黃台吉寇東城公以親兵斥候蹋伏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旆而旆陳之而身提三百騎逆虜虜騎十萬來避

月
之入馬蓮堡堡墻圯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
堡四門偃旗臥鼓堡中寂若無人虜欲入黃台吉曰馬
太師善給人將可乎哉殆於不可日入虜野燒燭天囂
達旦圍中人人泣下公引肱臥鼾聲達戶外衆稍安日
三商不起左右撼之將若何公不答趣堡人椎牛切牛
肩炙而啗之虜騎窺者相伏莫適入我兵益安明日公
蹶然起坐曰虜退矣衆曰未也公乘城指虜北軍多反
顧當有他謀鳴笳吹角按轡徐行示之以整諸將兵來
會請緣間宵突之行三十里公忽旋馬頓足豎子幾敗
乃公事任副帥在右衛其爲人也伐知而多力寡謀而

奸名遇虜必戰產害大矣從近關往爲之援則右衛已
窘擊之斬首百六十八獲馬三百有奇奪所掠四十人
諸將吏效首虜賀將軍以三百人當十萬虜坐頽堡中
而無敗抑有說乎公嘆曰堡墻頽馬可騰而上雖閉門
何爲吾卽出亦不能達大軍軍搖心矣窮鳥困獸猶知
救死吾欲以死決戰戰而不勝徒貽國辱故知酋多忌
因以愚之屬有天幸而免衆灑然自失也丁卯正月虜
寇新開口以親兵馬貴等禦之斬首七十五二月以親
兵解生等迹虜新平境外戰榆林縣大破之斬首八十
六獲馬四千有奇二月以親兵黑曉等迹虜洗馬林戰

於北沙城斬首九十四獲馬二千五百有奇七月寇新
河口至於柴溝禦之虜失利公遽振旅虜將更虞臺嶺
宜先往衆白新河口近而夷虜必走是公搖手曰虜非
大敗不速退舍近而走遠示我無畏也舍易而走險示
我難追也吾已斷之矣無是貳言至嶺虜未盡度鼓儻
而扼之斬首二百七十一獲馬三百有奇捷聞賜飛魚
緋衣一襲八月黃台吉寇右衛禦之戰於水溝臺台吉
使使來言吾兩人手相搏耳公爲夷言語其使吾髮未
燥與虜戰未得一當若固所願也台吉悔之前言姑嘗
彼彼崛強乃爾引去追之斬首六十五捷聞任子世官

錦衣衛正千戶俺答寇山西陷石州主帥申維嶽坐論
死副帥田世威等下詔獄公上書言虜可鬪知不可鬪
加世威等不量力致亡一城罪何辭然勝負兵家之常
以一事誅諸將繼此者將折而入虜耳乞以臣錦衣廕
贖其罪不許是月虜寇膳房堡禦之斬首七十九戊辰
或爲黃台吉謀曰宣府城不過三仞以五萬人犯蔚州
馬太師必悉兵馳援更以五萬人登宣府空城亡無日
矣公知其謀率師伐木塞外得百萬株衰宣府城匝月
而畢其秋虜犯蔚州命將禦之黃台吉果寇宣府城高
而堅亡如何遂去蔚州圍亦解是月公出獨石境迹虜

戰於張水海子大破之斬首三百六十七獲馬二千有
奇捷聞復任子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四月虜寇洗馬林
率副總兵劉國禦之戰於石窰山斬首六十五是月以
親兵馬奉等出洗馬林迹虜戰於鹽海子大破之斬首
百四十七獲馬三千八百有奇以親兵補於漢等出西
陽河迹虜戰於馬肺山大破之斬首二百五十一獲馬
千八百有奇以親兵頗貴等出龍門所迹虜戰於三間
房大破之斬首二百五獲馬三千八百有奇以親兵馬
貴等出右衛迹虜戰於白草溝大破之斬首二百四十
三獲馬千三百有奇督裨將麻貴出迹虜戰於罕留兔

破之斬首七十六獲馬六百有奇一月五出塞斬首累
千悉收鹵獲以歸虜衆大震以馬太師止兒啼十月公
出獨石觀兵於大松林頓舊輿和衛虜無匹馬之蹤輿
和陷虜中有年所矣焚王庭毀兀朮祠登高四望醞酒
威寧海子而矢之曰吾投鞭斷流令可揚塵勒名於石
所以志也虜兩歲不敢犯宣府矣巳巳九月我兵行邊
至亂嶺關俄塵起衆以爲虜公審諦曰我兵也衆未信
至果我兵衆請所以公語之曰虜兵行不整大軍外多
遊塵我兵行有紀律無亂者塵是以異諸老將愧曰生
長塞上見不及此朝議以大同數中虜徙公鎮大同二

月聞虜入寇雞鳴而起晡時而舍令曰輕發者斬遼緩
至日中虜猶豫不決縱兵擊之斬首五十七追及下水
海子又破之斬首百六十三獲馬六百有奇五月寇平
虜破之斬首六十六七月寇威遠率副將馬錦禦之斬
首七十五已嚴諸將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間一墻耳虜
不時犯非大創艾不可將兵出右衛迹虜戰於威寧海
子大破之斬首五百四十六獲馬六千三百有奇八月
將兵出助馬堡迹虜戰於黑山大破之斬首三百八十
九獲馬三千七百有奇九月虜寇右衛禦之衆請亟戰
公不可殺猛狗者投之以骨輕起相牙培之易矣驅諸

畜產郭外虜 仇就取因擊敗之斬首百有九虜益大震
會俺答奪那吉婦那吉羞憤詣關吏降公喜曰俺答甚
畏妻妻甚愛那吉那吉甚怨俺答納而用之以夷攻夷
勢可分南北匈奴復豐州故地我食於彼彼且爲我守
徐倣朶顏三衛例增置藩籬地廣而兵力不疲可以久
安若受款而封之歲與爲市是肥虜而瘠我也虜習戰
鬪如故而我不倣備財日耗如後患何廟議已定罪公
阻敗坐罷然公招降積萬人意未已也久之闕功加任
子官一等

今上元年公撫其髀肉而悲吾及未老師武臣力誅俺

月
答台吉縣頭橐街蠻夷邸間功且有緒幸哉以孽孫故
稱藩保塞無所事兵矣吾髮如此種種奚能爲役二年
召僉書前府事累章辭不允六年黃台吉要賞聲言渝
盟復用公宣府而定七年公春秋六十三矣血氣浸衰
金夷時發作楚途以病乞長休告而居常訓誨其兄弟
子孫曰吾徒步登大將壇三佩金印事三朝賞延於世
夫復何覬獨有所恨二事河外松山地沃壤千里假我
數年爲關中將以三萬衆拓而有之家在靈州幼爲俘
纍生不糞除先人之敝廬沒不展墓百歲後招吾覓故
鄉遊也九年病革猶正襟危坐三子請就枕厲聲數之

假設乃公死行間臥可得耶死卽死耳憑几假寐遂卒
舊史氏曰嘉隆間宣大稱名將以趙岢及公爲巨擘戰
則同疆守則同固而公尤著少而隱悼播越能自歸壯
而受知郭公不五年官一品又五年爲大將身經九十
餘戰被十餘創最斬首虜八千馬五萬他物不可勝計
俺答父子梟雄不減冒頓彼衆我寡卒未嘗挫以功名
終真男子哉目不知書行事闇合古人旣貴折節好儒
盡與其鄉士大夫賢豪長者相結日造請不厭田世威
已釋遇公寡恩曾不一校吾鄉者爲官家公計非望德
我也其喻大義如此子棟官晉帥林官遼帥有父風

月
蕭平虜別傳

平虜叅將蕭季馨者名如薰延安衛人也其先世將種
爲指揮使父某累資至副總兵季馨以良家子從薊遼
督府積功遷今官平虜營在寧夏鎮北賀蘭當戶黃河
帶之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虜時闌入鹵掠營兵不滿
千忸怩貢市惰嫚不可使季馨至蠲諸苛政絕甘分少
日征繕勒習嚴塞明候農狎其野踰歲而鎮有唃拜之
亂戕殺文武重臣僇辱諸王子侯僭名號署官屬季馨
奔告諸守將曰叛者唃黨耳其不叛者十九今亟合兵
討賊所謂以魚昆之半攻齊之半勝易圖也興武遊擊將

軍梁繼祖如約而其中軍頓次不進會靈州守將有二
心賊遣其黨迫脅諸戍主凡四十城悉下之季馨大集
部曲及士民榜赤心報國四字於中庭張

帝座號泣而拜曰臣與賊不共戴天願以死自效又泣
而諭衆曰死賊死義等死耳死義未必死死賊未必不
死何憚不爲義且城堅可守也吾與衆誓以死守衆皆
泣曰吾曹日夕欲爲將軍死無地今得所死矣有嚙指
出血者季馨又仗劍登壇而令之曰漏師者殺無赦張
賊勢以恐衆者殺無赦賊薄城逗撓者殺無赦奸旗鼓
者有常刑衆皆諾益衰城濬湟爲木樵虎落渠荅校聯

不絕甫就而賊僞署百戶周儉率梟卒馬江千餘騎攻
城我兵鳴鏑連弩如風雨賊不敢前季馨陰使人行間
賊殺儉復令江持千金誘降立斬江徇於軍散其金犒
師賊又使僞署副總兵土文秀擁衆來問狀季馨登陴
免胄呼而語之若與哮拜俱胡雛急而歸我非有橫草
功賞延於世何負若而反若能誅拜以降吾貸若罪且
以功論不能誅而身降者吾亦貸之吾滅賊而後朝食
寧渠能生與賊伍文秀氣奪去而謀之其黨舉事以來
仗馬箠午其軍取其將如撥麩而平虜以一孤城難我
奈何誠北連虜爲犄角則平虜摧平虜摧餘無患矣齋

玉帛子女以奉虜渠率著力免打正二虜許之將萬騎
併賊來攻季馨身先謀而乘城衆大呼應之投藺石發
火器賊與虜不能支退一舍而壁將坐困我季馨重購
死士夜縋而出轉餉得一月食衆益奮賊偵得佯遁衆
請出擊季馨搖首是誘我也語未畢而還勢欲趨東南
季馨曰必擊西宜西爲備則積薪西隅須臾幾與城等
因縱火焚薪濫炎蔽天賊救火萬矢俱發射死者數十
百人賊却季馨婦楊啓曰食幸不乏恐薪不繼季馨復
購死士奪賊所刈薪以備攻城者數萬東賊覺而憤悉
衆追我氣甚銳季馨語其婦脫城陷吾當死若宜自爲

計婦正色而對此何時而以妻子爲念卽不幸署中有積薪是妾受命之地也季馨出以語士卒是婦也而不畏死鬚眉男子七尺軀何足惜哉士卒轉相告語其婦女願同楊夫人死者數十百人人人氣奮百倍賊攻技殫而聞援師漸至恐腹背受敵踟躕計無所出季馨謀之泣而語衆兵志有之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賊度我能守不能戰戰趨死迫而可以免死守趨死緩而死卒不可免是非戰不大創吾將死戰衆皆泣將軍以守爲戰以戰爲守一也寢戈坐甲固敵是求敢不唯命於是差次其卒爲三品下者刁斗中者扞板而分良張左右

翼持滿擊賊譁鉦聲動天地賊不虞猝至大駭季馨馳而抽矢敢射其僞將哮雲墮馬死雲者拜義子最號悍鷲嘗手刃我兩將軍者也賊折北死傷無算所獲輜重甲馬稱是諸援師聞之稍稍振矣賊夜募刺客潛入季馨心動執而誅之賊益窘季馨策曰賊所恃者虜吾不得志於虜賊未已也簡其麾下賈龍等設奇疏捕虜至白沙常信諸堡皆拔之多所斬馘虜驚走季馨復督輕騎逐之生致其長榜失等五人而先是兵被虜者四人虜以四人來易衆言我四彼五可留其一爲質季馨不可是示虜不信也成敗大數寧繫此一人盡返之虜大

喜遠徙幕以是師芻牧薪蒸無誰何者賊益捐重貲啗虜季馨徵取之以賞士而四方徵兵至者數萬卒卒無所得餉米暴騰踊季馨盡出衣履充爨蠡其婦亦脫簪珥市牛酒士卒感激樂爲用而使使察虜情形白督府豫爲地咸中窾會當事者賴以定策是時寧夏以蕭叅將爲二天陝以西以平虜營爲萬里長城

上嘉季馨忠擢副總兵已卽軍中拜大將軍鎮寧夏平虜人傾城攀轅泣留季馨泣曰吾株守彈丸地尚能南距賊北支虜幸而領全鎮所不自力者有如日且與爾曹共患難以有今日寧忍忘之衆乃雪涕而別而吏賑

以粟七百石旣抵鎮與李將軍如松併力搗虜巢得首虜千級俘獲如山賊見之懼魚餒鳥獸散啟南關迎季馨季馨入撫之老弱婦女矯首頓足恨得蕭將軍晚遂進克大城誅賊黨無噍類而宥其脅從者經紀諸死事者喪鎮人喜色相告吾始以蕭將軍猛烈不可近抑何慈愛婉好也諸臺使先後次季馨功第一

上爲晉都督階一品官其子世執金吾時年甫三十二云舊史氏曰人言南關不啟則大城不可下啟南關者季馨功也余以爲此未足多季馨季馨時已爲大將陝諸路士馬屬焉如季馨者自李將軍外有麻將軍貴卽微

季馨城可下也余獨謂季馨功在守平虜一城如斗大外無蟬蟻子之援賊與虜環而攻之三月而不勝賊不東寇長安北走胡懼平虜覆其後耳虜與賊合取寧夏何有然終猶豫不進者懼平虜扼其吭耳余故獨稱平虜舉所難且本始也季馨儒雅有醞藉口不言功楊夫人琅琅大節相其夫顯名天下天之鍾美乃在一門其必有自矣

黎將軍家傳

黎將軍名鵬舉字冲霄泉州衛人也先世家合肥高王父春從

高帝有功授長淮衛百戶子政以父功進福州衛千戶復進鎮海衛同知政子壽及永壽嗣調漳州衛無後永嗣生震震子昭昭子英英生將軍先是父與衛僚角射有婦卒輿而過父怒捽而撻之卒詆訛之上官屬吏對簿父曰士可殺不可辱乃囚服與卒婦從吏訊耶卧不出上官惡其傲奪官以支子襲將軍八歲王母魏泣曰支子卽無墮先業如此子何携而訴臺使者白公白公召問故持論慷慨有次第白公竒之曰撻卒婦故不至奪官調衛可耳故事調當遠地此子也才無失䟽上調泉州衛將軍五世宦漳一旦入泉家毀矣年十有五僚

屬侮之將軍酬酢曲當士非習隸也使之得其和所任職輒辦島夷暴起揃剽浙東西海濱城十九陷督府王公檄將軍統閩舟師爲援至則驅昌國寇復其城烈港夷僥悍諸將輒壁不肯與戰待諸路兵集蹈瑕候間耳將軍奮曰諸君雖大男子裁如嬰兒師老必無功夫民困危父不寧子兄不便弟不救將從賊請帥偏師爲先觸戰必有當也諸將壯之以舟師爲翼按據上游大小數十戰連破之走其魁復遇他賊移師追獲之乘勝攻臨山平湖突石墩浦諸夷後先解八圍諸將交臂而服黎將軍社稷之衛也夷寇上海閩蔡公撫江南聞之召

將軍浙帥留閩卒而以土兵委之士兵者里豪集鄉子弟名曰義兵長曰義士義士沾沾自喜多易犯禁欲斬者再銜恨未發至上海與夷戰夷陣堅未易入將軍矢中其酋目連射殺數十人夷亦射將軍矢如雨格之以弓悉墮地夷駭爲神望將軍矢伏地避乃勒麾下短兵居前持滿無發以疑之俟其避伏兵突前擊披靡莫敢枝梧殺數十百人奔還舟而有張檢校領兵來聞已捷僞爲夷挑我師師驚義士偵知之率其衆潰舟中夷復嘯聚侵軼我而檢校兵潰將軍獨與家丁數人殊死戰家丁死畧盡有蕭三者願負公逃將軍笑曰我豈逃將

軍哉古烈士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蕭願與公俱死將軍曰無益若歸報吾母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母幸無憂與所佩刀以此出重圍蕭既遠三夷前相迫將軍操刀室睨之夷辟易更呼十許人刃亂下及頸身受八創踣地垂首沙中所服甲鐵護項盡斷倭以爲死視其背作數語不可解塗以刃血去事聞

上嘉其忠勇賜金帛故稱忠勇以此歸見母而悲喜可知也逾年創愈鎮吾與寨移小埕復移南日所至賊屏跡擢守備汀漳夷屯漳浦後江土城督兵攻之夷登城矢石交下將軍設伏于郊而用牛車載草蒙以抵城夷

出迎戰戰佯北旣入伏夾而殛之斬首數百已爲雲梯衝城破其穴無噍類矣募府上功賜金幣已奉檄守萬安鎮扼五虎江薄夷於險合而加囂戰移時敗之夷焚舟登岸趨洪塘倍日并行襲至梅花大金八戰八克夷乃遁福州幾危而復安士民礮烏石山書黎公在三字以旌其伐江西大帽單竹樓諸山寇充斥擢江西都閩討賊旋以閩告急擢參將討平南靖寇明年夷犯福清圍興化將軍募兵捷行宿而至夷駭圍解謀者言當寇泉州提銳師間道先阻洛陽橋而陣自辰至午殺賊多賊却或請逐之不可彼衆我寡今出不意幸而集逐之

或綴我而分衆涉水向城城必克矣我入城城中人情
定我逸彼勞可取也旣入分門設備賊麋至莫能仰攻
而數出奇兵劫其柵賊無所得食轉寇永寧同安蓐食
往赴震君之威撓敗矣是役也兵財五百方行數千賊
中無面夷者開府分閩三路北福寧中興化南漳州置
三叅戎畫地守北最要害將軍當北夷入界擐甲馳一
昔抵崙山三沙澳夷猝不知所爲將軍令一軍從焯山
出其後夾攻火巨艦禽斬五百六十餘人焚溺無筭上
首功第一賜金幣大司馬議拜大帥矣會浙殘寇逸海
外其將追入閩與閩兵遇雜選膠葛爭塗而濟以爲賊

也遂闖浙兵敗其將志厚誣之督府胡襄懋彈劾逮詔
獄道吳門謁襄懋襄懋慰藉之吾始悉曲折無慮至京
詔不問而母已卒持服廬墓而夷與土寇所在蜂起當
事環顧無可仗者起家領兵勦賊大岬磔其渠率王權
尸諸市又破夷小渚沉其舟江陰奪所虜數百人有馬
三岱者聚夷犯石筍拒之走賊魁潘若海最狡懼而謁
款願自效將軍召之前曰若能革心復何所虞不者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乃公足辦賊無庸若效也若海請處
宇下以徵信許之兵使者曰以賊攻賊法也授若海兵
逆節萌生矣虔劉居人圍奪其財鉢他盜以叛將軍語

兵使者宜蚤剪滅兵使者搔首憂不克將軍笑曰由竈
上騷除何有歸第若海來見數其罪若寔棄信非我之
由叱縛若海弃市盡收捕其徒噪者所居與將軍戶對
旣就戮寂無人知出大橋小橋禽海所引盜已禽大盜
謝寄泉於北石頭令軍如賊裝亂其黨伍中密爲識禽
之盡復斬江一峯屯南安者殲林老許三老蘇新老張
大總等皆魁宿也餘衆三千俱降夷犯興化蹙之江口
犯福清躡之上逕牛田化南功多復除北路叅將士民
焚香迎道左閩寇救寧諸司飲至將軍上坐忌者側目
當路某子甲遣其私人謂將軍若功冠一時抑案不揚

吾多予金錢中訶長安分宜公獨擅縉事我爲若先容
將軍謝不敏借宦於朝義之所不敢出也某子甲用爲
耻刺之落職而後有警諸司輒以將軍名上不報將軍
被汙惡言而廢褊心不無少望日飲醇酒賦詩有四方
平定干戈息我若稱貧也不妨之句疽發背卒年纔四
十有九平生節廉喜名歷宦家無數金產與士卒分功
所俘賊輜重陳之廊廡下軍吏過令裁取爲用士以此
同欲相趨無一還心而亦以此爲債帥所嗔或謂公獨
不爲子孫地乎曰吾受命忘身何言子孫抑貽子孫以
安豈其蘊利生孽出師必戒其下討賊以安民妄殺民

則亦賊也必殺無赦縱賊不殺天必靡吾身譴吾子孫
是以師所過廛市不變所全鹵獲數千人福寧州之捷
得脅從三百有奇悉醜之歡聲動天獻囚獻馘不張鼓
樂左右自如軍容何顰眉而言以訓誨之無素致有斧
鉞之民可矜也而忍張之乎部曲人自爲戰不泥古方
畧在浙與俞大猷在閩與戚繼光二名將共事俞以謀
戚以律二公相語人嘗爲軍鋒數以少敗衆衝陷折關
不如黎將軍也子五人四知名于時伯國耀三科武舉
伏闕訟父冤詔下部覆議無罪嗣父官後爲副總兵仲
國輝功陞百戶老于家叔國輝癸未武進士累官興都

正留守忤權璫歸季國炳辛丑武進士累官南京兵部
標營都指揮舊史氏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
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以此責天下士
何寥寥也諸武臣不能死卽有死多以畏故黎將軍走
死地如驚然卒不死曾不饒爵邑尊寵以警動行間聽
阿偏之辭暴摧折之闕葺尊顯讒說肆志豈不悲哉比
者島夷爲患二十餘年群策群力不支拊髀忌將軍何
可得也



程